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目

計開

各序

自序

凡例

諸家弁言一卷

王施註諸家姓氏考一卷

像贊

勅序贊

墓誌銘註一卷

本傳註一卷

恭錄

聖祖仁皇帝

高宗純皇帝御評一卷

詩目一卷

編年總案四十五卷

編年古今體詩四十五卷

帖子口號詞一卷
真像考

兩宋雜綴一卷

蘇海識餘四卷

附牋詩圖一卷

序

予從韓桂舫大司寇獲識仁和王君見大於嶺南王君學識淹通深於史所撰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尤精博匪特聚百家爲大成更可訂元修宋史之舛陋予於接席間歷扣王君致力於蘇詩之處王君曰蘇詩編年註不始於施德初與顧禧也當元豐間坡公遷黃彭城陳師仲爲編述密徐二郡所作古律以寄事載東坡集中今王龜齡集註姓氏錄彭城陳師道後載有陳希仲以其註內劉共父或稱洪父張敬夫亦稱欽夫例之是希仲註卽師仲也其後坡公北歸有前後集編年註則趙次公宋援李德載程續四家也李敬齋載在古今藪謂之四註本繼有林子仁者復附益之改四註爲五註考子仁於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而自政和上溯建中靖國僅一十七載註已兩刊德洪親見黃魯直而謂坡公海外詩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可爲崇觀時刊行四註五註之證是編

年註出於北宋者也次公同時有趙夔者嘗知榮州納交於叔黨別創爲分類
註垂三十年而刊於紹興之初自鳴一家復有師民瞻任居實孫倬李堯祖四
家接踵於後其爲體例一本於夔而取編年五註並納入之是爲八註十註庚
溪詩話載乾道初梁叔子入對阜陵謂近有趙夔等註賦詩甚詳而龜齡集註
序則云舊得八註十註考夔序其詩分五十類自爲單行與編年五註各不相
牟乃刊定後閱三十五年而阜陵目爲趙夔等註此卽夔註五註並入八註十
註之證夔序仍以分類弁首故云趙夔等也龜齡集註實由八註十註推廣今
編年五註猶有存者檢對龜齡集註其入選者十有六七亦惟此十家註獨賅
備與龜齡增輯諸家繁簡縣殊此是十家分合具可考也龜齡在隆興朝力持
國是阜陵方倚爲用其不及集註者龜齡亦僅有此八註十註而已殆至乾道
已知諸將不足用歷典四郡自効專以及民爲務而其排簪亦在此時以阜陵

不及集註考之是書成後六年矣呂伯恭廣藝註爲七十八類龜齡實主呂本
 故集註亦七十八類載入姓氏錄伯恭名下而藝之分類亡今其序猶存而與
 集註分類不符由於此也龜齡序又云自八註而十自十註而百均之百人此
 又八註十註積累至百之證計其所均之人列門牆預後進者爲黃曾直陳無
 已秦少儀潘邠老王直方劉無言曾公衮晁冲之韓子蒼李商老潘仲達蘇養
 直釋祖可出魯直西江派者爲謝無逸洪朋高子勉楊信祖夏均父何人表洪
 芻饒德操李希聲謝幼槃徐師川洪炎汪信民釋信中流入播遷號者舊者爲
 王性之汪彥章林敏中呂居仁王長源江端本元不佞林子來通計北宋註可
 知者四十七家南渡傳聞學者爲劉子壘黃通老陳體仁汪聖錫龔質之胡邦
 衡劉共父張南軒呂伯恭甄雪卿登朝籍及閒放者爲張孝祥汪養源吳明可
 馮圓仲芮國器胡元任鹿伯可陳少章王壽朋葉飛卿丁鎮叔孫彥忠項用中

葉思文喻叙奇王百朋張器先傳薦可通計南宋註可知者三十一家此編年
累改爲分類滙爲集註之大畧也施德初登張孝祥榜龜齡出五載始入爲著
作佐郎其與顧禧爲編年註應在淳紹之時據陸游原序概論作詩事實而下
云德初絕識博學係指題下施註紀事又謂助以顧禧該洽係指句下顧註徵
典紀事引本集樂城史傳不載出處徵典引經史子集外藏悉載出處顯屬二
手卷端施氏顧氏以次標列亦可與序參證卷中疵議趙夔程續等註輒曰舊
註而於次公開一標名其編年謹於五註亦見施顧所因又凡原引經史正義
已盡則避去佐以別載此緣施顧不時緝檢五註十註是以相爲表裏所在符
合其體段概可知矣施宿爲餘姚令乞序於游至嘉定付刊已較集註後出三
十五年凡刊五十五年至景定而曼悲鄭羽爲淮東倉汰其字大小七萬一千
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版自此流入元明無復表見而集註有元刊者則

已增入劉須溪註須溪在宋爲國博終於元季書雖元刊內有補列數家當卽須溪所爲其去宋刊固不遠也

國朝康熙間宋牧仲得施顧殘本邵子湘取肆本分類補綴因以編年爲施註而目肆本分類爲王註沿說至今肆本皆七十八類爲三十類在前明已有之而不詳所自或言此出吳興茅本而新安朱本復省爲二十九類然迥非龜齡集註之面目此後查夏重得影鈔施殘本翁君覃溪得牧仲施刊本馮君星實兼得宋刊編年五註後集及元刊龜齡集註夏重補施星實王施並補參覈得失皆能赴其力之所至然於各註遞爲乘除而貫串一氣卒無有言其義者此編年註出於南宋近又兼井分類之大畧也予復讀王君之書知其涉歷諸家精校博考然後能集諸家之成而發其所未及王君蓋謂變法改法之不明則由於史陋朔黨洛黨之不辨則由於史諱紀時紀事之不當則由於註誣改編

補編之不確則由於註淆此皆於兩公本事未嫻貫於心而徒馳鶩於外故其
政舛脫闕治之愈焚爰創立總案以統各詩復訂正誌傳以統各案而補所不
備於蘇海識餘中於是擊空踐實而裁爲具體意向畢達其前之以王補施也
先因肆本轆轤莫測誰某論者無徵五註集註出馮君星實猶以南渡後爭尙
蘇學賡解人衆爲言蓋相沿王註悉出南宋之舊說耳王君乃嚴趙呂之類別
窮施顧之編年上追豐祐下達貞元發明北註南註先後變易成於風會且其
旁搜遠紹氣類源流通感分合本末明晰泰然大同是皆確有所據足補前註
之未達矣坡公立朝犯難語言文字志節不磨得王君發之始無所遺誠括衆
美而舉其全矣予適觀是書之成復問而知其心得之要著於簡端俾海內讀
是書者由是而擴蘇公詩之義洵盛事也

道光三年癸未春一月既望督學使者揚州阮元敘

序

蘇文忠公以文章經濟爲有宋冠冕觀其學術之富德業之盛忠義氣之奮發雖跨唐越漢賈陸不足多也公起自西蜀適當熙寧紹聖之會邪說暴行薰灼天下始則上書攻法託爲諷諫構怨羣小至於放廢逮元祐更化廷臣皆以變法干進公獨以謂改革利弊不一未足推明先志消弭後憂輒與在廷爭議或開陳講筵之上憂危家國每飯不忘草制攄疏必達此意由是忤權坐訕屢召屢出然猶隨地効忠舉凡籌邊弭盜備裁放欠治河清漕諸事鮮不講求規畫以期有補於國旣遷嶺海坐不貼席而目覩兵燹民億政不卹下尙時時以澤民爲念終其身志弗少懈故跡其所爲詩或取觀於興象或寓諷於聯吟詞雖達而旨則隱文或華而體質質雖天才浩瀚而津涖莫測未可謂言語妙天下遽以譚諧嘯傲視之也公全盛時黃山谷陳無已潘邠老蘇養直韓子蒼諸門

人子弟於詩已有撰述其後趙堯卿次公李德載程季長諸人踵起遂有四註五註八註十註之作而張南軒安國呂伯恭胡邦衡之流皆有論著至王龜齡類聚一冊蓋已幾及百家矣百家註失次則施顧註編之施顧註殘佚則查註補之馮註合百家參之然以詩而求當乎註或繁微而義晦或異趨而事贅條目雖張而指歸不一學者疑之十尚三二信有待乎方來也仁和王君見大學識天成泛濫羣籍在年少時以其詩文鳴於大江南北亦旣哀然成集自名一家矣顧其立意不尙空言取諸實用故於公文獨有神契而因以發明其詩此其刪述之志所由興也殆後游觀吳楚至於嶺海會朱文正公持節開府引君爲上客謂君必名世君詩上追正始宜於述作載入知足齋集君用是益信而士大夫之求交於君者戶爲之滿繫維永夕轉瞬經年因葺韻山堂以居儲書其中日事冥討雖問奇載酒車騎踵接而君於譚笑閒心撫手追用意未嘗不

在其或行役於外南窮海角北抵中山輒挾一編自隨收江山之助發而公仕
跡騷蹤題詩所到之處君皆縱觀有得誦詩以見志焉故其書標案爲經而以
詩爲緯互相援證不可偏廢自公始生以及登朝凡二十六年本集不足於用
則補以嘉祐集出判營北京推發策十年則主詩文紀錄杭密徐湖八年則詩
文參以書奏元祐敷歷中外九年則以內外制劄狀爲正獨黃惠儻遷徙最久
先後歸常皆飄泊塗路間統計一十三年文無綱領羣碎散曼難於掇拾君或
一至再至訪尋遺蹟參稽往籍甚至郵筒續軸咨訊往復必求其與集鍼芥適
合而止蓋非是則立案不足昭信而詩無由定編其致力也可謂勤且遠矣嘉
慶丙寅猶子寶繩宰博羅歸攜出蜀鳳翔直館杭密徐湖各卷爲道君意徵序
於予予謂出蜀之創始鳳翔之雪誣直館之舉綱杭之正舊編密之補政事徐
之考行跡湖之詳詩勘皆得史遷筆明年爲手書韻山堂額寄君而序未敢遽

作蓋有待也其後

實繩

遷鎮遠守繼又典桂林六七年中數與君相見君頗經

營悅悴而是書以成會予年躋九表

實繩

假歸出其全藁示予予謂觀三黨而

知君淹貫春秋傳觀三出而知君意本諸魯論觀三遷則又驅莊列御風而行
舉此三難而浙潁淮河之事功並見合前幅而無美弗備重離繼照輝映千古
循孔孟之正軌續韓歐之一鐙蘇學大明毫無遺憾學者熟此而養氣立節致
君澤民之道已盡若夫詩之得失損益且不待君言而灼然共觀思已過半書
曰惟木從繩則正是卽經與緯之度也豈其然乎往者君臯亭紀游集成顧涑
園先生爲製序且謂予君他日當不凡予亦言題下諸小序考論扼要自是巨
手因手題一籤署名其上此乾隆戊申事也今涑園久歸道山而予以臃腫一
老沐

堯醴舜薰之化熙熙皞皞綿延於世者又二十六載得見君述作之大成然後

知涑園之所以處君者固自有在而予之獲序是書并次所聞於寶繩者用以復於君其亦庶幾明君之意也夫是爲序時嘉慶十有八年龍集癸酉仲春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奉直大夫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嘉慶丁卯科重宴鹿鳴

特恩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年世姻家弟錢塘梁同書頓首拜譔時年九十有

一

序

注古人之詩難矣注大家之詩更難若夫杜少陵蘇長公二家之詩則尤有難者蓋少陵丁天寶之季出入戎馬跋履關山感事摠懷動有關繫非熟於有唐一代之史者不能注杜集也長公親見慶歷人才之盛備知安石變法之弊進身元祐更化卒羅紹聖黨禍凡所感激盡吐於詩其詩視少陵爲多其榮悴升沈亦與少陵僅以奔赴行在者異少陵事狀頗畧而長公政績獨詳唐之雜纂不載少陵而兩宋紀錄非長公不道故注蘇較難於注杜雖熟有宋一代之史勢不能括其全然仕跡雖異而其飄零遠徙繫心君國至於每飯不忘則同此又二家詩之極致必明之而後可也蘇之有注自永嘉王氏分類始而以吳興施氏吳郡顧氏編年爲正然自元明以來宋刻散闕不全至我朝商邱宋氏購之毘陵邵氏補之而後復行於世嗣是海寧查氏得其影鈔本

大興翁氏得其宋刻本桐鄉馮氏亦見翁所藏本皆有補注各抒所得不肯雷同勦說其意或在誇多鬪靡掩前人而問津蘇海不無派別然是非損益世固有定評也予友王君見大以武林名宿官學粵東萃經術史下逮百家亦既發爲文詞取重當世而於長公經世之學尤所篤信以爲唐有李長源陸敬輿宋惟長公不再覲矣因盡通其所爲文復由文以通詩遂有是編之作計古今體詩四十五卷帖子口號詞一卷詩之外創爲總案遴長公前後集制劄書狀序傳銘記詞賦論說悉納入之事或未備則佐以老蘇子由叔黨諸集而系以詩之應入案者合爲編年自長公始生至於北歸綜六十六年事都爲一通釐爲四十五案以并卷首而分編之詩滙收之注咸於是取則焉其立意也不撓理解不過前功諸註班論惟歸於是苟有膠舛雖子由明文史家裁筆亦必動正其偏揚偏抑委過卸過矯駁矯炫之習終是編不蹈一辭故其選擇精純援

據賅洽公是公非弗臆弗固深得聖人立言無邪之旨其畢功也有如星宿探源百川歸壑同條共貫脈絡分明長公一生閱歷之境不特其人其地其事其時不容或紊而自嘉熙迄崇觀上下百年間政治之得失賢奸之消長包舉無遺瞭若指掌可興可感詩以會通在王施肇端伊始既足發明而查馮鋪敘爲殿亦皆扼要是編旣出光前絕後非獨君所自信將傳之千百世而人所共信有功眉山斯爲第一歎觀止矣曩者使粵諸公朱石君長收菴吳曇繡蔣礪堂曾賓谷並以鴻儒碩學淹通經史旣至必引君爲重相與友善而先大夫謂君剛直不阿尤愛重之嘗比以追風之駿予旣納交於京師繼以銜

命填粵評莫逆而往來者六載君爲文雄詞奔放一瀉千里而規行矩步密入毫髮一字無來歷不道扣之則此穿彼插一句徵數典意尙不盡予每歎以爲難今其案詞輒繫千百言散見諸文字後合讀之而詞達氣暢蘇海未能形其

窘步可謂有膽使生當往日亦若黃魯直秦太虛李方叔陳無已操觚以陪
敦槃其肯自安魯鄭之賦哉嘉慶癸酉述職北上君作珠江秋餞爲首唱以寵
行自礪堂賓谷以下皆和名章俊語一時稱盛繼又與君燕別峽山淙碧亭上
對坐泉光嵐影中者竟日君左觥右墨振管風發爲予記一圖相約重見於此
漏二催列炬下山始別去及詣

闕蒙

恩遷掌禁因畱京奉職不克追踐前約而睽違寒暑飄忽又垂一紀君不忘疇
昔之好遠致刊本賣序於予予老於荒蕪何足揚君美盛且是編囊括全集精
華騰邁注杜之上不待序以傳也然以君清才雅望數見推於鉅公明德而殫
其畢生精力僅托此以自見亦欲稱藉手而告無忤示來者使非予忝并載之
舊而有以知君之深則語焉不詳是亦莫之傳也因撮其大凡以爲之序時在

道光元年歲次辛巳六月初吉

誥授榮祿大夫刑部尙書前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巡撫廣東等處地方提督
軍務兼署兩廣總督年家眷同學弟元和韓對頓首拜譔

序

吾嘗博觀典籍而竊歎夫文章之道有三難焉作者難讀者難而註者尤難卽以詩而論人生而靜有感則鳴康衢擊壤喜起賡揚尚已三百篇以降流爲漢魏六朝盛於三唐延及兩宋自名公鉅卿以及勞人思婦孽子孤臣當其原本性情各抒胸臆託詞寓諷或泣或歌初不顧後人之讀與不讀又何暇計其註與不註哉然而性情幾微不得其中詞章絲毫不能於正皆難免於後世之指摘故唐棣言思見刪尼父香奩體豔絕口醇儒此非作者之難乎至於前人往矣後人生於數百千年以下取數百千年以上之詩伏而誦之若非脫去形骸獨以神運以古人之心爲心以古人之境爲境設身處地情性融洽則我之精神命脈與古人之精神命脈隔礙不通又何能領略其中之甘苦讀書豈易事哉迨夫聲入心通神與古會復念天下至大來世正長我旣窺古人之堂奧又

欲天下共窺我既通其性情亦欲來世盡通此註之所以不容已也然欲論其
文必論其人欲論其人必論其世苟於作者生平之事跡君臣之際遇品詣之
崇卑賢奸之分判一事不合則古人之面目不明精神反晦此編紀之不可不
詳其難不更甚乎有宋蘇文忠公文章氣節照耀千古雖婦人孺子莫不知有
東坡先生也然考其生平才足以致治安而未邀當宁之倚任文足以追賈陸
而不免宵小之詆排初授史官遽補外任暫叨侍從遂竄南荒在朝日少遷謫
日多得志事少拂意事多其忠義奮發之氣百折不回之操一皆發之於詩而
且才雄力大取多用宏子史之外兼參仙釋其詩浩瀚汪洋往往非初學所能
窺其涯涘故自南渡前後已有四註五註八註十註以及施王之註或別類分
門或編年紀事洋洋乎大觀哉

本朝毘陵邵氏海寧查氏新安朱氏桐鄉馮氏又因宋註尚有遺失莫不遠紹

旁搜分晰助正或補王補施或施王兼補亦可謂各盡心力無復遺憾矣仁和
王君見大精通淹博家學淵源眼大於箕心細如髮因閱古今註蘇諸家或變
法分黨之不明或編年紀事之舛誤爰立總案以統詩復訂傳誌以補案名曰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於是文忠之精神面目毫釐無失不唯作者之功臣實
亦從前註者之益友矣書成問序於余余閱其篇首已有山舟學士芸臺制軍
桂舲司寇弁言於前余學識荒陋曷敢妄置一詞然念自髫齡授學卽仰慕文
忠之志節篤嗜文忠之詩文而所讀之詩正宋漫堂先生所訂施註原本也其
後海澄登仕版篤好如前雖於

扈從鞍馬之間未嘗一日去手竊疑王施諸公以宋代之人註當代之詩朋黨
根柢未清議論不無回護用是耿耿於心者四十餘年矣道光辛巳奉

命視權輿東適值文忠舊遊之地故於六榕古蹟蒲澗遺蹤每一瞻望留連久

之茲何幸獲觀是書之成從前疑竇豁然開朗豈文忠在天之靈深鑒精誠默相啟迪耶因題數語於簡端雖作者之高深未能仰窺萬一而於王君汲汲編註數十年殫心竭慮縷晰條分羽翼前賢嘉惠來學之苦衷庶幾稍有發明以自附於善讀之後云爾

道光癸未立秋日督權使者長白達三拜譔

序

夫詩之作也所以明志而永言也聿自藝文洩悶而天地之形聲括爲文字其
自然流露於不可知者而音以諧焉律以和焉聖人但因之以垂教立極而已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之詩也舜亦以命禹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舜之詩也禹欽舜德廣運而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禹之詩也典謨降而誓
誥作而湯曰時日曷喪武曰我武惟揚湯武之詩也於是有聖人之德者不皆
在天子位而周公居東室有侮予之歎孔子贊易傳叶餘慶之辭是爲周公孔
子之詩而宣播聲章著明文言者此也其後靈均被放離騷繼作離騷者羅其
憂也自西伯拘羑而拊琴演卦洗心厄窮斯實酸辛惻怛之始而亦宛升蕩板
之遺使德非先覺心非閑憂則文人凌雜雖美弗傳雖傳奚法故忠義者吐屬
之血脈而憂患者詞賦之波瀾譏諂高張何異流言四國是皆發乎性情之正

而不能止者其世道風會之變蓋自周而已然也當周之世成康旣沒頌聲寢
而怨悱交作時有蘇公者仕於周而爲卿士所譖因賦何人斯章不入我門云
不我可念舊好也我聞其聲其爲飄風傷祇攪也逞脂爾車爾還而入終切望
也出此三物有覲面目窮反側也詩雖絕之而冀以遷善悔禍不著其譖故孔
子取之而子夏爲之序曰蘇公刺暴公也詩人忠厚之旨也詩列小旻之什閱
一千四百餘載至宋而其後嗣文忠公繼起公之詩庶矣然約舉其要則亦本
諸垂教立極者也定策天知我膺期止一章堯之歷數爾躬也四海望陶冶赤
手降於薏苡之股肱元首也未敢書上瑞何人折其鋒禹之戒休董威也根株
窮脈縷墮網不知羞湯之民欲偕亡也官軍取乞闕尺書招贊普武之殺伐用
張也獲此不食寶河流正東醜周公之綢繆牖戶也忠義老研磨惟我獨也正
孔子之履霜堅冰也至序所謂暴公譖蘇公者公詩允倍蓰焉開花亦偶栽已

偃手種松則慨維暴而申親厚也車轂鳴枕中絲聲不附木則逝梁陳而警愧
畏也蕭散滿霜風涼月今宵挂則行安亟而致盱眙也孤生知永棄吾道無南
北則測鬼蜮而視罔極也是皆同於何人斯章亦詩人忠厚之旨也然蘇公詩
後無徵而公之孤忠斥逐差與靈均爲近史遷謂騷自怨生指大義遠志潔行
廉不容自踈而懷沙一篇傷懷永哀鬱結紆軫終莫能釋出之濯淖污中以浮
游塵埃之外或滯凝焉公正道直行竭智盡忠讒人閉之困憊折辱而其詩上
溯唐虞下逮齊魯明道德之廣崇嫺治亂之條貫參觀窮達之理與靈均信一
致矣獨其生平用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及遷海上亦皆罷去惟肆意乎陶
詠陶家弊游走自量必貽俗患俛仰辭世而公早不自覺嬰犯世難意甚愧之
復有園田下瀝之思影形神釋之寄蓋其託爲諷諫原欲有補君國而天性樂
易怨無自生故能以陶自廣全其晚節此較聞滄浪而卒不返者殆又各行其

志而公則皦然泥而不滓者也其於詩道誠大備矣顧世無孔子何從折衷而蔽之於一若程伊川發妙理於儲祥朱晦菴繼遺音於梅落張南軒考門牡於下閉呂伯恭證壺解於浮環真西山懲有欲於歸來魏華父戒負愧於司貢亦足羽翼篇章扶持世教然未易賅其全也乾隆庚寅詒七齡矣方從塾師章句讀會有求貸於先君者已而以文忠公詩文集爲報先君舉以授詒且詔曰異日汝與經史相發明也詒謹受而藏之由是行役之暇手訂是編未嘗一日去左右旁搜註義凡百十餘家詩旨會通足與李杜韓集並重爰序而刊之用以明先君之意焉謹序嘉慶乙亥元日仁和王文誥見大譌銘經歸史地負海涵乃先

秦二漢之文宋人不能作卽坡老亦不能作也甘泉愚弟江藩拜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凡例三十則

仁和 王文誥

一蘇文忠公詩名編註集成者一曰編一曰註彙爲集成也編者施註編年
創始也查註改編補編則改施誤編補施未編也馮合註糾之則誤改原
編誤補新編也然所糾是非不一往往施查交失而合註不任編責詩多
懸宕其原編改編補編之誤查註合註之未辨者復倍蓰焉今詳加考定
諸有歸宿註者以王註施註查註合註爲正邵註李註馮註翁註暨諸家
論說皆附詩旣定編註亦盡善本詩本事血脈貫通上下相維合爲具體
有感臻治安之思相與樂成之意故曰編註集成也註旣彙編收註弛張
去留準以案法分析條理自此於本詩或有補益仍皆諸註之善而苟有
乖舛不敢委卸前人諸註或譌亦註誤之所致向者期以少誤自勉載入

案內而力終不逮未能躊躇滿志竊自愧焉

一施註原編起嘉祐辛丑查註改編己亥南行且舉明刊外集謂施註開卷便錯合註以明刊七集指爲必係兩公編定之所自駁查註之誤施註成於宋時斷非拉明刊所能指證其南行集之在宋究竟列入前集與否二註不置一詞則施註之錯與不錯仍屬懸宕訟蔓何益註案王註趙次公釋江上同舟詩滿篋句云卽今所謂南行集又釋並語長頭弟句云前集有詩旣曰南行集又曰前集卽宋時南行集不入前集確證而施編信不妄矣再查註例畧云宋史藝文志有南征集一卷征字乃行字之譌當時此卷單行合註云征卽行似不譌查註旣知單行何謂施錯合註不問矛盾而傳會必係交失之矣今以征行究別與本集不合而南行集自有據故存而不證也本案起景祐丙子公始生兼收老蘇子由詩文事實入載

南行並有三家詩文皆不可廢故本註仍用查編己亥非以其善也爲總案體例必應爾也總案註之創始初立成法後有輯本詩仿照立總案者當起己亥否則仍從施編辛丑爲正若合註旣駁查編又輒從之不可爲訓

一王註謬在分類如以註論猶以全牢任其櫟割割無不正殆施註執七幾於伐毛而換髓矣故王施並引經史而詩之本事見於王耆爲多施則因其詳畧而損益之或穿穴傍出佐以別載中有參酌雖趣操不同而意實相濟諸註未能發之也康熙戊寅己卯二註並刻吳門顧俠君旣作王序復較施編序內已見施本若王註仿照編年則王施並駕此卽二十九類註俗疑肆本者而龜齡原註未出邵註罔知所自故以芻狗給牧仲也百家自北宋迄南宋上下八十年勢不能齊之於一內中多前人信手記錄

不標書名者各疏所見未能盡同亦不知百家合一也諸註槩以分類不列書名排之使前人坐後人絀誤可乎前人著書專精於一用力懇到不以其所及掩不及也此施顧分註之本意陸序謂施元之絕識博學助以顧景繁該洽據此則施專題註顧主分疏以標題施前顧後證之大畧槩見彼序既闕諸註何無一言發明其意題註鈔襲本集及樂城史傳輒累千百言不載出處於施則徯若弗覩莫不黨同伐異何也王註分類固失施註誤編亦繁不得以五十步笑之誥捨短取長咸得其用并取二註姓氏類牋一冊讀者習見其心自平此書立法賢奸同科豈於註有軒輊乎一宋刊杭本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奏議十五卷和陶四卷與墓誌所載同蜀本東坡集多應詔集十卷閩本東坡別集四十六卷公曾孫給事中嶠出家集選刊官本東坡集孝宗製序贊與集同

刊吳本東坡前後集居世英較刊江西本張吉州廣別集重刊與大全集
備成集最備而分合皆不詳此詩文合刊者也又東坡詞二卷傅幹註和
陶集十卷傅共註汝陰集見悅之李廌敘超然臺集黃樓集陳師仲述錢
塘集毘陵集蘭臺集海外集丹稜唐註漳州黃註吳興沈註海陵顧註皆
詩詞分刊者也然宋刊多不傳而肆本居其半今所傳之全集七集外集
蓋其遺也肆本剽竊竄改附會名下乃其利藪公與陳傳道云錢塘集市
人逐利不惟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字欲毀其板當公存曰已成積習如
此若龜齡序自署狀元王公十朋亦肆本取炫世俗此沿譌所由起也然
其中姓註名註不辨誰某論者無徵咸闕弗考康熙三十八年施註出乾
隆五十八年百家王註出分二十五卷七十八類首列百家姓氏編年五
家亦出與肆本並異故自有合註而後王龜齡註復顯於世二註並出我

朝由是文獻日備益昭文治之盛信非前代所能比隆也

一陸務觀自幼習聞公事嘗范至能帥蜀而陸爲屬因盡論詩中事范因是慨然而使之爲註陸礙於難言故推諉也王註百家半皆紹符崇觀之人親見黨禍翻覆豈無不避忌諱指斥時事者流此由王皆刪去而陸以已所不欲施之於人故不取王註也其譏施註序首引經籍訓詁推重至矣若黃陳皆公門下又雜入之自爲蛇足亦屬不倫蓋王之身後名節甚重不可以不故爲說相詆故以可欺之任淵當之非以黃陳爲此書之重也序載車中有布近而易見究屬何人之事陸自云王銍記問該洽長於國朝故事對客指誦動數千言退而質之無一語謬予自少至老惟見此人其說如此則車中有布何以不載使非周子充載務觀聞銍云云則此句至今無定解也由此觀之陸在嘉泰時尚不肯指斥曾因其不欲及王而

并以却范者審矣銓卽百家之一車中有布何不自道卽堯卿所謂熟扣
叔黨註中亦無一條此皆王註不存而陸序兼論王施之證論者不察當
日門戶之難動輒觸礙又不識序之命意不在擗搗典實但以序不及王
而疑其作廢施後故務觀猶未之知誤矣今以例不能詳分見序後

一王註分類固謬百家姓氏分類亦謬惟分類故其人時地誤述分合不能
周知若以江爲汪涓爲洋又傳者刊謫也語初未究此及錯局呈宋樣檢

閱數過而豁然開悟洞中竅竅蓋其人各以氣類從也自黃魯直陳無已
蘇養直劉無言韓子蒼潘邠老潘仲達秦少儀而外曾空清爲子宣子李
商老爲公擇從孫諸家並在門牆之列是爲一類謝無逸謝幼槃饒德操
徐師川何人表王立之汪信民江端本李希聲晁叔用楊信祖夏均父高
還還起自崇觀終於南渡此爲魯直血屬而三洪又其甥也諸家由魯直

而溯祖是爲一類公北歸有贈張熙明詩勉其子爲實學子卽德遠也劉
彥沖黃通老劉共父居仁襲實之呂伯恭皆德遠氣類所聚而敬夫又
德遠子也諸家南渡理學間支大宗是爲一類四註五註已見次第八註
十註卽可類推其趙堯卿程季長李德載宋正輔趙次公林子仁師民瞻
任文儒孫瞻民李唐卿十家皆鼓旗相角是爲一類王龜齡旣總其成丁
鎮叔張器先孫彥忠甄雲卿項用嘉葉思文皆與而夢齡昌齡又其弟也
諸家並起永嘉因王一振是亦一類餘如王銍汪藻之詞章善權正平之
禪悅並於北宋有聲若胡邦衡鹿伯可張安國馮異仲茂國器吳明可諸
人又皆南渡登朝多有忤賊檜而致禍者也德洪親見魯直而云海外詩
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朱弁亦云崇觀間禁賞八十萬而士大夫以不誦
坡詩爲不類此卽上千人牋詩之證語屈於迫促僅就所知者於姓氏下

各識數言發去是役也成於俄頃雖未空羣而騏驎悉赴因是而馳逐百家中其振鬣長鳴者多矣後有求備者或欲一洗萬古則西域已通導道而往不難汗血之來也

一施註殘編不絕如綫得宋刻本影鈔本者當如原書若干字一行若干行一篇若干篇一卷空其殘蝕之字刊行此前人本來面目仍當公之於世其是非得失亦施顧之責非藏書家責也原書旣出而後都爲一編並行不悖讀者亦望而知爲公鑑今皆鐫諸祕篋出其已作彼雖不完非瞽者比何至矜不成人必曰階也席也非我相之不可也哉亟應精粹嚴讎使施顧出頭露面或疑譌誤皆彼仔肩不煩秉筆本詩一馬任前而紀氏當作在前所宜深誠况首弁一敘亦足托是以傳也苟其傳之則吾輩諸書取於施者庶後之人知其究竟據以詳覈

一歷考古書有有書闕誤人名氏者有無書僅傳書名及誤人名氏者若其書其人並傳而書名舉世不知此從古所無也公集名東坡集施註或名東坡集或名東坡詩及有無編年註釋等字必有定名邵註槩云東坡詩四十二卷乃文獻通考并載之文又謂卷端題吳興施氏吳郡顧氏可見元之未嘗自稱施註蘇詩必有原名所謂原名者必云某某卷一某某卷二而後知爲是書之名也邵註合註親見宋刻查註亦見影鈔本皆闕而不發註雖續出補邵共約過半而書名不復前人不復墜我手之義後人所當謹也陸務觀集施司諫註東坡詩序陳振孫書錄註東坡集施元之顧景蕃共爲之一註東坡詩一註東坡集宋人異說不足昭信本書既出胡可沒也今諸註每苛王註不引書名儻有微事於施顧者將云出何書如謂出施註蘇詩此屬邵註竄改又雜王註李註於內不皆施出也諸

註補施皆不知自反而獨以責之王註可乎

一施註逐句分疏邵註槩置詩後有無混雜莫辨謂之俾人善誦其意何居若句註橫隔而讀者皆不終篇非盲不至是也且讀書資乘隨人淺深高唱微吟人無定性忽焉涉獵各任所趨囊錦覆瓿好惡不計故此書既出浩然聽之讀與不讀寸心斯在從古作者無限人句讀之法齊之以行墨而立之防也邵註當傳施讀豈可創爲異說不循遺軌此蓋有故施存各卷註皆繁整而王出集腋有無詳畧任其自然故往往累篇不註若以王補施則行陣密布千子雖投簞幅雄篇不堪形穢更或討源蘇海而天湧狂瀾驚迴俗駕遂起意大削施註均之破其壁壘給彼裝鋪故凡人地時事孤註王所無者割棄狼籍毫不閔惜其挾於狐獮之口誠幾何哉查註創制自矜何至學步詭隨并題註改列詩後詩已讀竟尙問題乎又以并

主翠萬重標題句故每至短題絕句皆兩題夾拱一詩尤爲惡札今仍王
施合註分疏爲正

一邵註旣補施註當糾施註之謬乃於施編首刊王註正譌一卷是何體例
其所摘小疵亦不盡當已見合註然邵之失糾若正不止此矣其爲掇拾
補註猶贅增依襲爲活井曰旋荒孤露立見故自合註分列王施邵註使
各有歸而邵註未免向隅反不若山公百藥一詮一瓢偶然行腳而割席
分襟猶足有立也今其凌雜小註幾於希有而實弁一條爲獨用邵解其
於本詩不屑以補語附會句解又能刪墓誌謬說此惟邵註爲獨優耳
一補註惟當補其不備如前註正義已盡即毋庸置喙或別徵一解必求前
註所以不錄之故如果忽遺而所解不礙正義亦是輔助方許引補前古
體例務約而嚴凡書皆然如甘我仁獲而直者使曲無是道也查註施後

繼起能於典章文物山川地輿草木華實星羅雲布萬象畢呈從王施縱
橫障蔽之下破壁沖天別開生面幾於朝明堂而走列辟冠裳玉帛貔貅
萬幕旌幢簫管鈞韶競奏風度悠揚俄自天上來歸王施企望不得爭席
堂哉皇哉信鉅手矣獨其持論各抒所得不肯雷同勦說多以私意誣詩
惜哉鼎占而自蹈顛趾故如鳳味硯詩公已云有黯黯灘石而查註東坡
受騙石鼓詩昌黎已云周宣而查註全詩作錯知貢舉詩公已云君子不
引於利而查註交通關節是又王施駭而吐棄拒絕恐後者而查註居爲
奇貨名曰引辯實欲傳播蓋未易悉數矣且史家載筆不能遇事輒書以
疑後世苟有失當雖史不能一天下耳目故自新唐書出而舊唐書至今
不廢況詩註乎公詩卽史今論本事本詩以是爲鑑

一合註補施不但補邵查遺棄并據史傳較字數補其殘脫句聯字貫文義

顯白悉以苦心孤詣出之傳之其人合註有焉餘如考補經傳史漢方言
外乘詩騷詞賦碑銘論辯五橫四縱具有條理簡淨明確卓然可觀蓋查
註之雄猶公之文傲睨一世奔放而不可遏雖王施坐大而劃然中分勢
成鼎立自是楚梗全闕梯航畢達論者欲求駐足而臥榻之前不容併睡
矣合註起而抗之順仰揖讓咸歸洽和土厚水深自成方域殆又少公之
文汪洋濔泊不可尺度而力與相軋未之或先也本集四註既具猶天造
地設四維畢張行其所難合註爲極然於查註小疵多方苛薄而大謬不
削咸廣制傳其引陳公弼事原書載明妄語而嗜奇愛博益以推瀾此兩
文忠將何以堪之嘗聞安撫茶請本集第一長篇紀氏所謂一氣滔滔亦
是難事者也其子宅中冷泉何王註所有存之則庶幾全幅可謂乃必謂
子上闕字而原字誤既無者補務使此詩不半自叛補遺之義就國夜游

圖詩李端叔和韻相符名篇素著人所膾炙強謂詩闕一韻意在必伸已說而跡涉侵官詩有遺憾此由查註開端而合註已甚皆王施註之所無也

一施註每卷標註東坡先生詩惟見翁註其書館訂小部不成蘇集故於原目棄而不存也邵序載明目闕既云目闕則施存三十二卷應以詩次爲目而其闕十二卷憑何排纂不置一詞查註謂施註帖子詞一卷目錄尙存影鈔既有目錄宋刻何得言闕翁註曰覽宋刻究竟本書次第其目錄有無闕頁豈得不知闕在存卷則施編具在不得謂闕闕在闕卷則邵之編補查之損益應以編年別本考其所補來歷如目錄具在尤當質言之也邵註云施釐四十二卷計闕一卷二卷五卷六卷八卷九卷二十三卷二十六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合註云編年詩三十九

卷帖子遺詩一卷和陶詩二卷今已闕十二卷據此則查指目錄尙存者卽在邵列已闕之第四十卷內邵且以原目編遺詩而詭托爲闕也合註論次韻程正輔題云邵查註從王本今從宋刊目錄贈慈雲寺鑑老題云宋刊目錄有浴字此又別卷詩闕目存之證但諸註俱無原本存闕各卷目錄有無全部分析明文胡草率至是哉諫欲核實昭信而所傳茫昧無憑折衷不能遙斷闕卷皆施目所編也今存卷闕卷樂以邵查合註之分合者詳加確考更定其誤詩與題註年月不符及參差未順者稍整齊之諸註僉曰施註則亦曰施註原編但其中確爲施誤者已曉然更正公僅傳此事與詩皆補全立案卽施註全部出猶物就衡不能越範圍也

一公在齊安與陳師仲書云君所至詩不擇古律以月日次之異日展觀便是行紀時師仲官於杭因爲公編述超然臺黃樓二集集以地著此卽編

年述其所編此卽牋釋本集有註蓋自陳師仲始公所親見而諸註不知也詰以月日系諸古律多有月日備而古律闕者無地彌縫往往脫闕詩旨有偏全之憾前註於古律之外不再尋求其編述古律致誤亦由於此緣立總案統之使不越於繩墨之外而後事理通而詩旨見古律可爲行紀此本公之遺意斷非堅持不屑排繼轉欠審確等說者所能管蠡也查註初於詩後先列施註後列補註施詳則查畧施疎則查密相倚爲用後人寤於資斧專刊補註遂與施分馳致讀者皆失此意而紀氏專主查註六年五閱始終不悟所因故論有謬誤也二註必當合讀但施爲邵本并竄其註不辨有無查則變增卷冊改補題詩又以唱和亂之如欲依編年次序合讀十詩則終日翻檢目錄不能訖事是此二註冰炭不入僅可付之不求甚解人云亦云而無從知其得失也詰以是取施查彙輯而動其

增補之失都爲一書名蘇詩補註粹凡十年成已授梓矣旣而以事至京
吳穀人出其近藁見質讀所作合註序又言其書不但以牧仲原本補施
且得古王本與吾儕習見者不類而抉查亦殆盡竊喜公道旣彰而諸註
歸一何煩更見遂撤所業不復置念慮中又三年得合註讀之而誥欲削
正者悉刊集內所補雖善獨與本事不合其所糾誤編施查皆不可從至
有因駁一詩而全卷動搖不定何年作者誥欲出其舊作而牽連絀誤甚
多非入合註并論各案不可立矣本集神宗挽詞爲全部綱領公一生人
心術所繫緣此詩近於花鳥欣然之作爲誣劾欣幸厭代故也施註不
敢編揚故詭置常州查註謂當南都作而誤與花鳥欣然並列犯施所誡
誥先已改編南都而合註又謂詩作上謚之後則揚常南都皆不可編無
處歸宿此詩一搖而通體減色凡目公爲異端雜說未敗荆公者不皆同

朝黨惡之徒論者憎其當日名壓於人輒無端而殘傷之者又數百年至
於今矣必不可使爲之說者揭爲愉快地也緣兼收王註合註彙輯改名
編註集成其前於施查涉疑及本詩無甚礙者多寬存之初意專主明本
末以闢謬誣餘皆不爲奇深然亦不料合註未知而誥從施查之誤尙繁
使非在處荆棘不可歇手必不肯耗盡精力逐一搜剔出之由是多得墜
緒越數年而漸以闢筭合鍵補全逸事發明其詩者未易悉數是皆合註
鑿錯之力而誥因之勉赴者也

一總案初立首云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又云景祐四年丁丑其下實元廢
歷皇祐嘉祐並在首卷書法皆同見者訝然或譏不知史法亦有導以本
紀者因曉之曰君等史之隸耳此非宋史本紀所能囿也三代最重甲子
故夏商取以爲名有周專以紀年而春秋本諸尚書不繫甲子以事歸簡

易耳習春秋者更以甲子繫年上一君統若干年尤在處昭然自漢建元改號宋仍其轍本紀以建元仿古法史家繁蕪非經可比其書二年三年省去建元而甲子不著至於非時改元一君累見則亦二三四等年連篇累書讀者不專則晷晷不辨徵考舛錯其法視春秋已疎由於無所統也總案之於本紀尤有不同所載編年依詩卷爲盈縮有一卷盡二三年者有一年分二三卷者有以事爲起訖不以年始年終限卷次者則紀年複見益繁本紀一書不再盡數十年皆在一卷故其法便今以繩之四十五卷之案得乎初以其法不可用始廣春秋法下繫甲子繼以卷首八年乙卯四年辛酉仍不可辨又以熙寧元豐加於上旣加不可復刪遂於首卷疊書景祐立法是亦莫之爲而爲者其法不可變也又若依年書口亦有扞格凡遇月朔自來布告行令上事進牘有閒而本紀非事不朔往往連

年累月無之春秋謹嚴至今星日左傳偶駁亦屬傳疑其後皆以朔不統日視甲子爲文具載筆日益漫弛不皆譌於胡廁也今總案書日亦不用本紀例詳載案中

一查註編年詩四十五卷今體詩一卷合註並仍之惟復本詩二首而已本註雖用查編分卷間有改易如十二卷除夜詩後又編十一首槩謂盡十二月作不能不改也其施註原編查註補編內有不當入集者歸紀事例改載總案若查註參雜邵註續補遺之冒濫者一槩削去公每以蕭統文選收廣爲譏不敢不嚴也其今體詩改爲帖子詞口號此本註四十六卷之大端也又查註互見詩二卷其中施註遺詩老翁泉一首朱元晦定爲老蘇作餘皆邵註收入續補遺者查註逐首有據改列互見合註以未見非公詩誤入他集爲駁既不詳定豈一駁之何爲

詩案內惟盧鴻草堂圖

詩雖載樂城集而本集作詩有跋當爲公作更以本集錫杖泉銘亦載樂城集子由謝復墳寺表亦載本集例之可見舛錯有自矣送蜀僧去塵詩元晦定爲老蘇作開西湖詩參寥作和參寥詩辯才作潤州除夜詩關子容作移合浦詩郭功甫作驪山詩李方叔作雷州飲酒諸詩秦少游作侯灘火星巖滄洲亭諸詩沈睿達作王仲素定國壺公觀諸詩及合註改列擬古九首皆子由作以上確無疑義亦多有見總案者若白樂天劉夢得李文饒陸龜蒙顧況懷素及永叔介甫貢父毅父諸人皆公錄其詩耳此外張文潛晁无咎陳無己詩彼集已消此又參雜而闌入黃魯直詩尤多亦有北歸不及見者凡及門諸作撮一二句則相似論前體卽不同惟申王畫馬圖七古幾於混真履復之氣味是矣而出落非是信出蔡天啓手也餘如老人行山谷子土山寨諸詩卽入他集亦非佳構詩定爲皆非公

作一槩刪去本集既定而諸集亦定自此永斷葛藤矣然施註編年未嘗
無互見者如琴鶴圖詩楊妹子寫於劉松年琴鶴圖上而真蹟目錄遂以
爲楊妹子詩楊爲寧宗后之妹故厲樊榭拾作南宋雜事詩有楊家妹子
最承恩偷從琴鶴圖中見之句樊榭操宋選政而首不識蘇詩何也初白
親爲南宋雜事詩序幸其牘疎未見否則亦若新城道中作勢必持蠶刪
去重煩更正矣查註補編元祐八年九月出京赴定州以前聞潮陽吳子
野出家一首互見蘇過斜川集合註已考此集何以不知然則駁查互見
亦洞疑虛喝而已今考本集與參寥書云吳子野至某來日出城赴定州
據十二石記子野八月至京並無出家事是此詩并非過作也公北歸凡
求詩者槩以古今人詩漫應之不出已作蓋恐小人牋釋指爲泰陵厭代
時也其後悉以墨蹟收採入集遂爲流弊故本集互見較唐人集爲甚今

雖廓清而辨別互見爭得失於毫髮之間不能確審不如其已唐集多有互見並不礙本詩也又查註以施註遺詩邵註續補遺之無從編入者及已新收諸詩合爲補編詩二卷與互見並次於末註以其名與集內補編牽混指稱不便改爲續採詩今取其確然可編者隨詩立案編入集內公以蕭統文選遺陶爲譏不敢不廣也其次雖有確考不當入集者改列總案此外未錄及合註附益諸詩要之搜剔淨盡縱有完作皆與本集氣體不類今皆刪去以杜炫假之弊更數百年其雜入誌乘說部石刻者又不知凡幾而續刊舛譌句字同異益繁後之人儻不屑以是爲註蘇技能而盡吐棄之豈獨此集之厚幸亦註家盛德事也

一 百家註旣已復出可見龜齡未嘗自稱王註此卽龜齡手定確證趙彥分五十門呂祖謙廣爲七十八類龜齡與祖謙厚善實主呂本故百家註亦

七十八類且於百家姓氏趙彞名下不及分門獨於祖謙名下載明分詩
門類千古疑按今始勘定可見邵註呂省王因之說乃以俗習所見二十
九類之王註附會爲呂省也王註諸家以氣節論南宋直臣半在其中以
儒術論南宋道學半在其中以宰執論南宋名臣半在其中以科第論南
宋名元半在其中施元之卽張孝祥榜下及第者若以邵註序例論則進
士之註無非精當而狀元之註悉出紕繆可乎邵僅見二十九類之註姓
氏固不可辨而孝祥等註文義具在紕繆指文義而言可謂孟浪矣合註
謂金人入汴指名索集至南渡後初學爭尙蘇氏是以註蘇者多此又不
然凡公與魯直門人子弟註詩者已三十餘人南宋臣寮多有政宣登朝
著名南渡之後半在金人索集之前也王註體例於分疏標明堯卿次公
十朋等名邵註槩以王註括之諸家并一合註益以五家註百家註補茅

刊朱刊所無仍用邵例括爲王註惟中有辨正及俟考者標王註某曰爲
記諸初欲刪去王註字樣仍用王例各標姓氏緣註中所標姓註名註與
百家姓氏歧出合註旣以五家註百家註參補又因施註從而修削漫不
可辨蓋已不可用王例矣今僅據合註所列王註施註詳定去留其所引
不同與詩皆足發明者並存其文義一轍者則相度本句引用字面酌存
其一或取簡明或取精確止於至善又其中釋人釋地釋官多有查註合
註已極詳盡經諸刪去復以孤註節存加標某曰者蓋欲卷中一見其人
亦有疑其譌脫檢對分析標名故標名無一定體例但所標某曰皆指本
條義盡而止其下別標書名卽王註所括他註非某曰之註也其五註之
趙云宋云程云李云新添云旣以王註括之無須分見仍改歸各註名下
以昭畫一此因合註各本損益改定與王註原本不符如讀者必欲執一

以論則王註具在亦足指南無庸更問本註也

一邵註謂施註去公未遠其詮訂先後僅識大畧不屑屑排纒年月如黃鶴
魯豈之編杜取譏後世其說謬甚杜陵詩外少文傳內無事惟當以詩傳
選註爲法如欲排纒年月則雖至德元載前後數年盡以唐書附會而不
足矣邵註於杜奉錢逆爲圭臬載在凡例而於本集並未開卷故其浩如
烟海之文昭然累朝之績皆晡留不知率爾輕議且杜以詩法爲詩公又
兼以文法觀杜之題小序及所爲文其不兼用文法審矣公則伸縮變化
於詩文之間隱顯不常跡皆實據使註杜諸家移其技以註蘇如童子入
塾問學一新不能游刃而有餘也合註謂施編撮舉大綱最爲得當查註
細分年月轉欠審確此因掩護施短借邵攻查亦以已駁查編多懸宕不
斷改定故模稜以自蓋查註刻意求進失之曠銳豈今女畫者所可比哉

自詰創立總案排綴年月密於查註百倍而後發明其詩多有突過前註者此塗既闢後之人自當於見到地益求其進今若去其門庭棄其相與所窺美富逐諸註徬徨路歧中而進退澁縮問所由徑以徇註杜飾說不亦惑乎

一查註徵事多取資朱錫鬯馬衍中儲書爲多所引方外佛國記五燈會元法苑珠林傳燈錄高僧傳諸書失之太冗其載郡邑引十道志元和志寰宇記九域志方輿勝覽名勝志等書亦嫌過密查註既以此自許而合註亦專以攻擊此類爲能以上指駁所引書名錯誤及地輿雜入他書按語沿革時代同異等事一字之差不稍寬假但錯誤書名一項原引註文既同必有所本不當獨誤書名若按語沿革惟當別作一書窮其所至名蘇詩釋地自爲單行則善若糾纏題下借此集以售則註者駁者皆未爲得

也。聿自春秋戰國下至秦漢人名事跡見於載籍同異已多。尙書三禮諸本雜出，僅能各自爲說，不能是一廢其餘也。唐宋類書所引經傳有可較者，有不可較者，更有何法治之？若方外地與諸書一條數見，更不足道。地輿散入誌乘，往往增刪移易，以實彼處而名家詩句亦然。天地可老，此項不能窮也。曩者多有以補王施辨查合見責者，詰皆不答。蓋此書諸註大畧已具，務補之則闕者不可多得，必以其易得者爭勝之，私欲動而偏謬起矣。務辨之則所考書名沿革必與查合所引不能盡同，勢必是所見非所不見，又將牽涉其中而滋軋轢矣。斯二者於註實爲大害。於詩毫無裨益，必欲治之，此皆人人僣爲。詰不當插脚，是非中也。元祐之政，交攻不已，則出不計所攻，是非但取耳目清靜則曰平衆怒而已。今本意實大類此，彼曰書名誤，我謂方外地與太繁則全刪之，彼謂按語誤，我謂所引原文

太冗則節去之彼謂沿革誤我謂題下不問沿革則交削之然皆不問孰爲是非亦若元祐諸賢圖耳目清靜而已後之人儻以其有隙可乘也務齊之以智能矯之以勇功競効尺寸而藩籬抉壞將陷惇京布怵之愚人雖欲復見元祐而嗟何及矣

一合註於題下首列王註次施註次查註次自註以先後爲序如某註不當卽於某註後較之其體例也論資固屬定程解題極爲不便凡長題有地有人有官有事有物不一註家各載一二事有無詳畧不定並列一路本屬參雜又限以註之次序題當首解註獨殿後至於要解凡二三註及之各爲他事間隔殊不便讀合註輒又逐註截斷駁姓名官位年月沿革及註文所出補標書名等事多有一題數見其查註有從中再截者惟施註最爲罕謚雖鈔兩公集長文亦不敢指出補標書名然已重重關隘障蔽

難通詰謂題下集註原欲發明題旨取便讀者當以通氣爲主必使眼光直下一覽皆盡庶有觸發若處處阻塞光不下注彼且爲註紛汨沒而意與索然矣今則註不論資以題爲類首以人事爲重如施註論人自此詩起至其人卒止而查註補前之官位事實則移於施前合註更補其科名居址則又移於查前或查合更考官制阻塞人事則截下此段置施註後其餘地理等事皆視此法或查註地理已詳王施註閒有一二語適與查接則存如礙他事則刪亦不槩以題論酌看各註繁簡段落就註調遣取解題順適而已其合註截駁句字與詩無干者并句字駁詞刪去存其未駁之文若此註原無可取或別註已有複見及駁詞公當者則本文駁詞並刪若註不可刪而駁誤其大者總案所統題下不存小者摘事由論載題註最後案中其補標書名不礙註文貫下存以備考若二註連敘一事

爲補標從中截斷則刪去以便讀或習見者爲加入註文之上自是註路如引繩重門洞開無微不燭而詩旨出矣又凡題目不全或題字舛誤經前註及詰更定者卽先註題目後列諸註詰有參考大率論本事爲多當次註後次之或有阻塞改列題註之末其註文疵累及閒與他註冗複者有連刪分刪移刪截刪之別簡明賅括爲主仍以美善歸之諸註不再指證必欲探討則諸註固在詰不以此自名也遇有牽誤本事與集不合碎句立刪去并入題註之末駁正以嚴補錄之防

一本集古律用韻多有出韻叶韻改易上去轉換平仄者王註施註多就弗議查註翁註合註屢有詰難然莫能終其說詰謂諸註未嘗盡讀公文故強以韻部繩之也本集有韻之文古韻今韻參用樂城集往往相符若由文以通詩取文中所押之韻較古詩不押之字不皆專用本音今諸註各

從己以讀遂不覺其誤而謂卽彼音節殊未然也隋開皇間陸法言劉臻以切韻爲廣韻至孫愐修爲唐韻而宋景德時陳彭年復修廣韻蓋就法言切韻刊益者也若宋祁鄭戩爲集韻則取資徐鉉而王洙胡宿爲類篇則參協野王蓋就說文解字推廣者也又禮部韻畧者邱雍創於雍熙戚綸成於景德至景祐中丁度再修及入元祐太學博士增補公在禮部而內舍生馬澈狀論禮部韻畧疏漏正在增補之時此爲舉子詩賦常用字書聲韻故曰畧也其韻書雖不一大抵宋以廣韻爲正而與唐韻互用康王奔臨安會有事下禮部檢詳禮部申三省云尙未覓得廣韻可爲宋用廣韻之證而李方叔謂公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行篋中可見公用韻甚嚴獨不知所主何書及其參用者耳嗣後吳棫取古書自易書詩以下至歐蘇止凡五十種集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爲韻補一書棫不專資唐

韻廣韻而取諸歐蘇又有與今不同之論可見公以古韻今韻參用必有
不易之法而非唐韻廣韻之所賅確然無疑矣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
定爲毛詩釋文而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故械以叶韻爲主復爲毛詩補
音一書大畧如傳毅郊祀賦禳作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作吉曜切皆在
例中朱元晦爲詩集傳又以註楚辭專取械二書之音訓者也陳直齋又
謂古今世殊南北俗異其詩多出諷誦不專竹帛今所傳皆竹帛而音聲
不可傳漢無反切許說鄭箋但曰讀若某自西域通而齊梁聲病起今讀
古韻惟當隨其聲而叶之若必官作俱員反天作鐵因反則近於贅此又
宋時讀韻不必過泥之說也語案宋之爲韻實隋唐宋兼用之繼又不時
修改恐集中先後用韻不皆盡一唐李義山又嘗采蜀語爲蜀爾雅公詩
飲酒但飲涇卽以蜀語押涇字亦恐參用此書未可執一以論王註施註

在彼時皆所習見故不置一詞查註翁註合註茫不知其通變又於此曰繩以今之尺度而錙銖必較故以爲可駭殊不知今之韻府永以爲訓而與宋之不時修改者又不同也諸於本集求之幾四十年初無暇於叶韻未嘗專心在是及涵濡既久忽焉開悟而精力日耗已悔於遲暮矣學者必欲盡知其故則元晦之學固屬本務當沿其流溯源而上由古韻以通今韻歲功既深則天籟自至而後本集之音訓可得而言也

一詩之有註取便讀者初學甫見未必盡記積學固有亦或遺亡故凡註有重複每因重見而省憶於讀者有益無損也邵註每以施註複見爲譏任意刪去邵註屢見故知其複人不見複并忘其初然則施註苦心專爲訓邵一人發也合註祖其說并王註皆用此法既已刪去又註明某事見某詩蓋必二十餘字始註一條既欲爲此曷不存註文簡要三二句使人見

之亦不出二十餘字也今一詩中累列五六條至十條者通部皆是長篇或參至二十餘條往往數條在一冊中此條檢出彼條已覆雖窮日力翻檢而不能彙讀一詩固知讀者皆憚煩矣今本註刪去此項不載總案所列熙豐祐紹事蹟鮮不詳備其諸註原引漫無綱領一肘一肱之註如用刪複之例當汰去大半今既不欲泯沒前善而讀者遽欲盡熟全案此聲彼應殆未易言是以仍載題下邵例不足法也至辨定本事所引各文專以確實明析爲主他處當證又卽引載不計重複其辨雪後亦有著其事於論議中者因有見施註之殘闕耳詰爲案以統詩又於傳誌加註以統案必重申以明之不以小嫌而蹈大害也

一王註施註分疏詩句多不能引一條訖事必傍引一條或文或詩合載以之申議而後句註始全今多以複故存一刪一壞其註法類皆缺辱之瓶

折足之鐙僅可置之隘巷孤寒陋室如邵註者歎爲獨絕耳今姑以可刪之熟事論如元規塵汚人無人不知者也公帥揚詩宿緣在江海世網如予何西來庾公塵已濯長淮波本意謂劉摯逐我是以出鎮今我自西而南已決意安於淮揚可達此意於執政不必防我復入求我事端也其用西來已濯之字眼如此故此二句必因范祖禹始發若與黃陳秦晁諸人必不道也施註王導傳時庾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亮字元規此數句必記清導慮外鎮復入而發則西風之義始明其增出來字義非見註不知雙用不得謂前十五年徐州詩下見過此處不當註也然卽復載施註尙屬死註講來講去只是導亮不能與公并一必要熟透總案一望瞭然而後以詩驗註又藉註通詩也以總案論此以一事註四句者若刪註則前二句不可

吃實凡五古皆可無邊無岸用以裝頭邵註於杜陵未嘗夢見而自以爲得亦猶去註而讀此詩其底蘊槩可見矣徐州王廷老退居詩有北牖已安陶令榻西風還避庾公塵句廷老因使者罷退而詩爲七律第四句故以避字扣住退字陶令旣指廷老則下句所指不註自明今於退居註之可刪則存帥揚註之當存則刪誠難與言詩也又若乞鏡湖句刪去賀知章而存鏡湖雜事讀者不知刪復將謂失註乞字其舊引語孟皆闕如鵲鵲復叻句存鹿鳴而畧孟子反不若盡刪爲當也舉此熟事數條可以類推其餘此皆邵註合註任意亂拆不識王施體段耳然於本註不能爲礙孰讀總案則意向畢達而精義自出用註其餘事矣

一合註於卷首列辨訂一門亦邵註正譌意也本註並載總案及題下其諸註小失有必當涇渭者始見於註餘皆刪去泯跡或爲刪補或所註非是

而移註他詩并改列所註句之前後亦有題註改釋詩句及詩註不當全
載句中爲分列題下者蓋欲咸歸於盡善耳內惟移註更正詩解間有註
明餘皆不註凡各卷詩中諸案獨少由於此也註已若此其不欲別立一
門可知故於正譌辨訂屢詳得失而終不置詞也但辨訂內載先生詠虢
國而作八姨或是誤用或是題中脫秦國二字註家附會等語後註以附
會攻前註則可若糾本詩必當確指其誤二或乃合註狐疑之詞豈可據
以誤脫歸過先生揭於卷首其詩註又謂詩脫虢國二句與辨訂異詞一
事而有三誤然則合註於此詩主意始終未定向已附論詩後而句下爲
諸註徵典所格不能句解也此條當載於例特分疏以明之虢國夫人夜
游圖詩云佳人自鞚玉花驄佳人即虢國因夜游而自鞚也唐時宮禁若
欲爭道即非御者所及故自鞚也以虢國貴盛而至於自鞚其欲爭入已
見要知虢國非宮禁不游非入宮不爭故下三句皆爭道情形也既詠夜

游必要着落所游之地此用相題法以自輕二字擒住夜游一路追下無

非狂逸之態亦皆夜入之情矣餘如平明騎馬等事未始不欲用以翻襯

後以實敘夜游遂皆棄去羽如驚燕翔飛龍暗承上氣金鞭爭道寶釵落

通篇不點夜字亦此故也偏如驚燕翔飛龍暗承上氣金鞭爭道寶釵落

王註楊家五宅與公主爭道並不誤若以公主解詩便誤本意與唐詩楊

氏諸姨車馬風同解以爭道帶出諸姨也詩以自輕入手其必用泰國作

襯早有何人先入明光宮意以諸姨爭進或恐為人所先故云何人先入本

成竹矣何人先入明光宮意以諸姨爭進或恐為人所先故云何人先入本

先入泰國其間宮中羯鼓催花柳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總頭本意用此一

從號國意中出宮中羯鼓催花柳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總頭本意用此一

條羯鼓事為泰國生根王註羯鼓一曲柳杏言非是正典施註查註引羯

鼓錄合註李龜年善打羯鼓並誤催花柳人巧天工並到已括明皇全盛

但專看王註則泰國脫去而真貴人無著玉奴絃索花奴手四字了當楊

矣語於木詩下不載諸註使讀者自通玉奴絃索花奴手四字了當楊

羯鼓坐中八姨真貴人也秦國云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出三百萬

為一局以夫人而天子供養樂籍非諸姨所及故號國呼為真貴人也觀

此真字益見上用羯鼓專使秦國一條否則真字為贅本集七古無六字

句走馬來看不動塵馬來看而街塵不動知爾先入已久今果然矣此句

也走馬來看不動塵馬來看而街塵不動知爾先入已久今果然矣此句

爭字歸宿明眸皓齒誰復見明眸皓齒南四字并玉奴收足誰復見三字初

熟讀自見明眸皓齒誰復見明眸皓齒南四字并玉奴收足誰復見三字初

熟讀自見明眸皓齒誰復見明眸皓齒南四字并玉奴收足誰復見三字初

熟讀自見明眸皓齒誰復見明眸皓齒南四字并玉奴收足誰復見三字初

熟讀自見明眸皓齒誰復見明眸皓齒南四字并玉奴收足誰復見三字初

只有丹青餘淚痕

題圖已畢從餘淚痕挂線結詩餘淚痕從

人間俯仰成

今古

誰復見作三路用既以翻落盤圖又以翻進王奴并作末段開筆一

句即非

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

題諒此圖

如敘天寶之亂則山鬼羅衣不可滅落而喧賓奪主矣縱極力經營何異元白飛卿長篇既落論宗第二即公所不為也故用此四句作結但與亡非就國事詩以麗華擒虎作玉奴祿山用已將虢國并入可見上句必要收足王奴而後直下也凡本集古體手法不一其快類是至過不去時即於寶典撮二三字過路並不管顧原文每至極處處人皆義盡不道必要開出一路否則亦必隨手擊實無放過者如遇實處必然翻空不可翻空亦必架空而過不肯踏實也以本集正典論王註占去為多如爭道竭其即皆王註註並不誤然必依註解詩而謂義盡則筆路橫開別處其下不復可辨凡公詩無不一線到底者也每見論蘇者必就施註曲解反是則搖頭擺尾以為不然無論施註有錯即不錯亦不能一槩依註然無從誘掖也本集華路天成善讀者當隨其筆鋒四通八達高低近遠翻覆變換而去則全詩庶幾可通若眼光稍鈍萬跟不上忽遇用典義後中必有故即須住眼尋求如此意不達則後半雖通亦假彼從無已出之語又貼補半句者也故凡步步為營刀刀斫地者皆一面自作詩一面等人讀而此集天性不耐伺人論者多一律求之不知彼已遠去概在處拉回發話詰頗哀之向於卷中喚醒之者固不乏矣今詳載於例開示後人庶幾為讀

蘇初據詩以八姨作襯不必並見圖上方許入詩如和張安道讀杜明知級也累押窄韻不易特拉太白對作恣其筆鋒寓偏全之法此亦諸註不識所改定者其詩與八姨同法惟體爲五排故章法不同也如以張安道讀李杜論又謂題脫李字此豈知詩者耶

一凡總案及卷中所稱施註原編卽施註蘇詩三十九卷邵所編者深以所傳茫昧故載於例諸註旣不分晰施目存闕胡混在卷亦卽從其指稱槩謂之施註原編而已間有稱補施註及宋刊者亦仍舊稱本註無由辨別施之所編邵之所編惟查註補編釐然可辨耳其題下詩下施註邵註皆合註分載餘註皆同亦並仍之但論其得失而已查註或稱施註或稱施氏合註或稱查註或稱查氏其體例也今以王註百家不可槩稱王氏馮註合註不能並稱馮氏體例不一是以專稱王註施註查註合註餘註皆

同有應稱某氏義始通者卽以註作氏論但取其畫一而已總案所定編註分別查註合註從誤者二註卓然成家既有互駁不能不問又於題註詩註多畧去者爲賢者諱不可紛見於詩也不曰邵註從誤者視不得與二註班也不載合註考定序例者無須複出也

一施註亦有從誤者趙堯卿註程建用字彝仲而施註引公所記大雨聯句及子由詩註亦云字彝仲其鈔趙註審矣建用與公同里稅居艱辛奉母成國決其非貧賤人至元祐中考課得秩公贈詩有織屨採薪等句此程建用事也彝仲家有星橋別業多園亭之勝元豐間登進士第此程彝仲事也皆兩集所載施註引兩集焉得有字彝仲句其從王註之誤無可遜飾若其自誤更不可枚舉矣如送張嘉父長官題註云張嘉父名大寧山陽人治春秋學以書問於先生先生答曰惟邱明識其用微見端兆據陳

振孫解題云春秋通訓十六卷五禮例宗十卷直秘閣吳興張大亨嘉父
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先生曰惟邱明識其用微見端
兆東坡一字和仲考嘉父問春秋乃公在惠州事解題與施註所引並合
乃誤以張大亨爲大亨并誤爲山陽也又題歸真亭詩其前有程筠求先
墳二首總題而歸真亭題下註引盧府君歸真之室不加按語是以盧譌
程也註補註其下云施註釋歸真字又和陶贈羊長史詩稍欲懲荆舒句
下註引王安石初封荆國公後封舒王其封舒王乃崇寧事公何由取以
入詩註爲改云王安石初封舒國公後改荆凡似此於本事無礙者可救
正則救正之當改則隨手改定槩不註明凡註皆然以上約舉四條爲例
其註詩之大畧也鳳翔集爲施註首卷其書雖闕而客位假寐詩誤編倅
杭卷內此詩旣誤鳳翔集皆誤縱其書再出亦無足取如謂尙闕鱣魚草

木則今之類辨十倍古時多召鈔胥一年可廣百卷詰於諸註附見前人相類詩句有刪無徵亦以此也邵註補闕如檢閱本集載明其事則查註自敗焉敢以聞見後錄摯臧載於鳳翔卷首自炫以致誣蔑百年刻而又刻舉此足以爲例其編詩之大畧也本註凡例旣首言改定編註論者或於王不置詞而施爲可駭因載此以明之其送張嘉父長官題下施註原文邵註刪去查註補收改列喜見張嘉父題下而所採不足復經合註補全標明原題考王註兩題不載張嘉父事何得刪去施註此卽邵註亂削施註以均彼註之證而於王施得失並未寓目使非查合屢補亦無由更正也合註又謂查註補編喜見張嘉父題不當詰已重定此詩并施註再移矣但合註有傳施之責自應補全標明並詳於註其體例應爾也本註以明本事爲重諸註班論其題詩註專以通註路達事理爲貴所移各註

甚繁例不指駁此條亦在不載之列且本書更替既多凡例所不能盡尙當以是類推其餘論者或謂詩屬補編焉得載有施註是其意必欲因噎而廢食也卽請尋求他本爲當本註惟案不可立則詳徵之旣立則餘緒皆罷其他小疵苟可修補就便歇手槩不問其餘也古今能吏皆用此法事可了則餘憂不問不能慮翻異而盡人科之也卽翻異而本事已平亦藐然視之不足慮也案之體段蓋如是矣

一邵註稱施註蘇詩者蓋名趨成市而多其實偏處此也故驅而使居高位然顧名思義豈容冠履倒置後來居上如使牧仲圖已像而貌蘇侍側豈其本懷也哉且古書一名二義其一家共成及兩人合作皆同時之人無古今合作同名之書也百家註東坡詩標題雖誤而書固無恙倒轉卽東坡詩百家註猶可抹正也施註蘇詩惟目錄加註十二闕字邵之所當秉

筆書名施註體例固應爾也若參雜王註邵註仍名施註是古今合作一書同此一名雖爲之倒轉而并非蘇詩施註不可抹正也或曰倒轉亦有據乎答曰朱錫鬯心知其非又不可言於宋特作詩正之而題曰巡撫宋公以新雕蘇詩施註見貽詩載已邪其書出已倒轉而改置施註於下孔子贊易惟稱周易刪詩不名孔詩經傳無稱傳經之例惟京關毛焦之流以傳歷經賤毛諸家不知其非本集易傳未嘗自加蘇氏猶詩外傳韓嬰亦不自加韓字此皆施註不得妄加蘇詩上之證施註載三百篇皆姓毛人作亦屬濫觴王註百家引詩無一毛名者識高施顧遠矣

一王龜齡序首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繁丁子襄註周易一書纔二三萬言而君子恨其畧一起扼要信出鉅手合註引王楙諸說證之而梅溪集汪聖錫劉共父朱元晦譔序林彬之譏其遺軼真西

山僅從其孫襲得泉州臺葺爲後集並未備也合註載趙襲序頃者累與
叔黨游從又云逮今三十年其頃者乃追敘舊事逮今乃并計註詩之時
與叔黨先卒兩不相礙如以頃者作追敘論則合註失訂者多矣謹考

御選古文淵鑑漢元帝罷初陵縣邑詔云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
以奉園陵令百姓破產失業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其文上云頃者
下以今字承明是頃者與前者往者同義不能槩以俄頃解謂爲誤也又
御選光武帝汴渠成詔云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浸今兗豫之人多被水
患元祐中御史方蒙議修汴隄狀云頃年並河築短牆以防人跌馬驚之
患比來短牆多墮軍巡院有馳馬墜河者宋文今來比來互用與漢詔頃
今同本集頃者之文無年可計者不論其可考者辭免中書舍人狀云頃
自貶所起知登州公元豐末起登元祐初辭免是以前一年爲頃也移廉

州表云頃以狂愚遽遭譴責公紹聖初南遷元符末徙廉是以前七年爲頃也詩題云頃宿扶風驛舍聞泣者甚怨乃作一詩今以贈楊君公嘉祐末宿扶風元豐中重見楊耆是以前二十年分別頃今也杜陵詩主上頃見微又云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其并計與夔序同法有天寶六載年限可扣如以三十載後計算頃字至天寶亂杜亦長逝恭閱乾隆十五年御選詩醇已取王十朋趙夔數家註入載由是衣被彌宏逮百家註續出仰見聖斷早定非臣下所能萬一矣向緣肆本轆舛參考者不知折中於一詰謹遵

二聖御評奉爲法守特一一備錄簡端會通全部詩旨推明

大經大法表章斯集至意庶讀者凜然在目知所遵循咸抵於同軌耳或謂夔序云李善於梁宋間開文選學善江都人不應在梁宋註書況唐宋稱汴不云梁乎以朝代論善生隋時而宋在梁前尤不應稱梁宋夔何荒謬至

此考李善傳開文選學於汴鄭間古者鄭國處畱卽漢陳畱宋亦有畱東魏置梁後周改汴故唐書以梁宋爲汴鄭也水經注汴水上通梁州班固志秦取梁後改夏陽而雍邱襄陵皆宋地開封宋之逢澤梁惠王發逢忌之藪其梁國睢陽亦微子所封又寰宇記引徐州臨汴襟帶梁宋杜陵詩亦有梁宋游皆唐人明文故夔厚以汴鄭爲梁宋也論者皆拾邵註吐餘其尊施詆王復十倍於邵故掎擊無所不至然邵註雖矯矣至是哉一李杜韓三集與本集爲羣集之冠而四家輯註亦相抗由來舊矣此四集名獨重故其異說爲獨多主李必訾杜主杜必訾李若撝摺雜說則牛溲馬勃拉雜登載此又炫博之陋習也註李皆不肯刪飯顙詩註杜亦必以庾鮑論文相角此皆矯天閹坐轎者不與焉李杜引用不出選類杜以李識解獨超於己有助而不可見因有重論之句且自謂可儕高李故遣懷

云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其時高李名滿天下自問名不相副遽儕之則時論不協故托兩公當不捨我爲言也觀李所爲章疏誠濟時之利器特以性高致毀不可收復因縱酒以自全其氣直吞高將軍焉肯不足於杜李放還正杜趨庭時也其投詩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謂雖有知者未足爲我知己故終之以方期拾瑤草句謂自此同游梁宋將不止青精之益而瑤草可期後之不忘角弓諸詩皆一縷穿下者也李流夜郎杜傷之云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當患難中而自述如此可見李無飯顚之詩且李欲冠古杜主開今此兩家寸心自知亦彼此相高者豈有軒輕乎唐本事紀事撫言並載飯顚而介甫子能方晉雪浪水東益以搖撼若金壘滄浪容齋漁隱修遠鶴齡諸說皆詞客淺見撮土之多不能塞其流也二註之陋姑舉一二如鳳凰臺引崔顥詩作白雲去卽誤顥詩旣仿龍

池必疊用黃鶴成格如改白雲李必首出黃鶴作詩無道不得語矣指揮
若定失蕭曹凡作功成當過蕭曹解者皆謬杜謂天欲絕漢故陳壽妄說
得行然卽指揮不定亦不失爲蕭曹終當以漢相予之其指揮若定一層
上有伊呂貫下其義已賅偏看論功則書法不見遺恨失吞吳公謂杜以
失計吞吳論亦確解也韓拘幽操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論者妄謂文王
聖者不應有此佞語如改臣不當誅分商罪貫盈卽非佞語然可謂文王
之聲耶公以其聽琴詩爲優而永叔詆爲琵琶註引許彥周所辨繁屬浮
響義海尤爲悠謬此琴工之言不足折永叔也語謂古樂雖不可知然琴
瑟之字位簫管之孔位皆古所遺今以之上下數聲連屬成節是爲今樂
若作一聲卽爲古音其聲七位至八而復琴瑟簫管皆然七位之中宮商
角徵羽爲五位五六工尺上也變宮變徵二位凡乙也通典誤以文武二

聲爲變宮變徵文武乃下生之五六其絃雖七音只五位六六如何相生此杜氏不識正變耳琴之三絃爲上緊三絃而乙出琴之五絃爲工緊五絃而凡出旣緊其一則七絃皆亢立變黃鍾蕤賓等調是卽變宮變徵繁音促節其聲靡然氣屬西北鄭聲之流也今樂誠不當與古樂並論然樂六家影響不存唐書槩以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以充樂志與聖經並列則論之固無礙矣所謂放鄭聲者以今之俗樂俗諺比論猶言唱南曲不唱北曲也南曲禁凡乙以正腔矩而方者也北曲倚凡乙以激聲規而員者也今取琴瑟上生七位以協簫管而南北曲並奏此雖俗樂而音皆古遺也筑出於瑟亦兼琴制琴瑟搏拊以指筑擊以竹耳荆軻往誅秦高擊筑荆爲變徵之聲士皆涕泣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高燕產此燕樂之可據者也蒙恬改瑟爲箏立柱以取音李斯謂彈箏拊髀歌呼

嗚嗚真秦之聲而楊惲家本秦聲婦趙女雅善鼓瑟兼箏筑之制而非
趙女不善蓋已流爲箏筑而專取變調與秦聲歌呼同節是秦樂之可據
與燕一也嘗考鄭衛之地繚繞於華河豫冀之間與燕趙秦相接而鄭衛
之風又從古所同荆軻衛產工於衛聲歌變徵而燕筑可協則鄭聲之淫
亦不出燕趙秦之間註釋之曰鄭聲淫變宮變徵之聲也黃帝造律陰
陽以布氣而六律六均爲之體然必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合七爲用而
後隔八相生故凡乙可以不用而廢之勢有不能舜歌南風已斥西北孔
子放鄭意在東南此其定樂所自昉也自來季子觀樂至於族秦僅三百
三十八年當秦之強韶虞象舞並入於秦秦皆用之漢興有制氏以雅樂
聲律世在樂官所紀鐸鎗鼓舞不能言其義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
奏嘉至猶古降神樂也奏永至猶古采薺肆夏也奏登歌猶古清廟歌也

昭容樂猶古昭夏也文始舞本舜招舞也房中樂秦沿周制漢亂以楚聲
者也其餘樂舞並因秦舊信爲古樂可知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皆欲振
興禮樂終以不果班固謂武宣崇禮官興樂府協律乃其頌辭不知以失
實爲非河閒獻王集雅樂下樂官肆以備數然不常御而掖庭材人上林
樂府皆用鄭衛孝成之世風靡尤甚哀帝詔曰鄭衛之聲興則刑辟之化
流其罷樂府官郊祭樂以詔論則凡樂章皆亂矣當漢之初古樂漢樂自
應並傳於世通不學無術但取資爲漢用盡棄其餘宜齊魯諸生非之而
有識不至也鏗鎗鼓舞具存則律譜皆存通不之見何由自爲休成永安
二奏以訖宗廟樂之禮成乎如通將律譜傳世則三代之樂皆見賢者自
能通之有義固得無義不爲失也通旣已妄棄而班固不通律呂惟以文
字不足爲不敷殷演之計若殷頌猶存周詩旣備等語何待固言苟其有

知但將通所定律譜一樂錄載則三代之樂雖爲通所亂尤足見其彷彿
今取諸經傳言樂尙不爲少而古樂終不可知信在彼而不在此矣子入
太廟每事問可見典章制度雖大聖不問不能周知而通固不知禮豈能
知樂前人作書凡彼不能知者皆自信天下後世必不可知輒於其處畫
界削所不知以掩固陋不肯虛已以俟後人最爲可憎務使聖經獨缺樂
書終古不復是皆漢儒輕昧寡識信手斷送者也然後代樂章各有所因
皆不出五位以取正聲雖非古樂而本宮則同流爲餘波惟南曲去雅正
爲差近但邇時復爲一羣名士敗壞不以書序紂棄祖樂變正悅婦爲誠
而盡失前人意風尙靡然不可救挽然援其始作合於放鄭之旨不悖聖
教蓋已賢於漢宣成世嚴見天地樂章遠甚語是以不欲鄙之而姑有取
也論律呂當用本法通正變必易以工尺此猶數甲子不皆了熟易以闕

逢困敦更難凡習工尺者皆不知律呂琴工尤諱工尺目爲鄭衛則愠殊不知西北之聲天地不廢律呂體天地以生正變而琴因之工匠守其所由而已焉足以諭此哉琵琶合箏筑篳篥爲之便於馬上撾撥漢人作於胡地者也雖爲胡琴猶存琴意故其一絃爲君而俗調不能用其槽別制四相以輔君絃亦分黃鍾蕤賓各調與琴互用如胡笳拍漢宮秋之類琴取於琵琶者彈漢宮至胡女聲輒作琵琶響其聲自然流出不可磨滅也平沙釋譚之類琵琶取於琴者燕之颺去一聲亦非君絃不逝餘如關山月昭君怨長相思諸曲源出古樂府曲譜註明某絃某字上相下相君臣並奏長曲亦有次第必循古法始成琴調唐時極重此樂明皇以羯鼓節之蓋專取變聲矣若樂天所聞乃楚漢全章其四絃一聲如裂帛句重瞳卸甲聲也他曲無此聲惟楚漢有之此由烏孫之流散入異域繼又轉入

內地而今之工此技者亦皆北人所傳與南人習小調全別是皆漢樂之變猶足見其遺響非白麟赤鴈可比固所載皆空文不可以觀時變而言樂也韓詩昵昵兒女四句皆琴之變聲猶荆高變徵爲羽則悲旣而極羽之致則怒使韓聽關雎伐檀之詩卽無此等語矣攀躋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謂左手搏拊也其指約在五六徽位搏拊入急若不可上下者然忽又直注十徽之下此聲由急響而注於徽末故云失勢一落千丈旣落不可便已卽又過絃而振起故又云強也琴橫前而有薦皆平其徽爲過指地是以左指得以作勢越數徽而下注也琵琶倚於懷抱用左執以按字逐字各因界以成聲旣非徽之可過而欲攀躋分寸失勢一落皆非其所能爲且不可橫而薦之取閒隙於左手苟暇爲此而琵琶仆矣何有於聲乎永叔不知樂有正變亦不察琵琶所以爲用忽於游心金石之

時過爲訾韓之論學勤而不繇統豈俗習之移人哉公於李則云磨斥八極隘九州於杜則云誰得其皮與其骨於韓則云下與濁世掃粃糠皆一言定論不可改易其雄視千古而曠世相感者蓋惟公與之相後先矣然三家本傳如宣州謁太瘦生斥諱辯等事舛謬特甚雖曾鞏之流有說究於傳不加損益也本傳凡載攻法槩以不通新法及不明上書所指之故刪節失當而選家多引七年手實法以註四年論差役亦病於不能分析未易悉數也此四傳史家不能專力爲之又爲集所必載誠爲不合其本傳之闕失已於註內修補完繕所有引載訾累亦皆汰盡獨念三集之駁未能訣絕故卷中凡遇三家事未協輒以其餘力更正并於例立專條蕩滌其餘庶幾三集成歸純粹而與本集並行於時合觀爲具美也

一本集汪洋闊肆變化萬狀援據淹博指趣深遠其爲註不易已屢見於前

序大抵非空人間書猶或疑其闕也堯卿所徵書大畧載序中查註列書目甚備具見所詣餘皆未之及焉註此書授自先君子年漸長輒以自隨念所秉者薄多不可通求之註始曉然了悟既而曉然者障復生竊疑註不足以賅之自是始好書家間遺書不乏諸弟兄悉資於是有所當各攜以去不皆聚於一也中表兄黃模書厓姚思勤春漪皆碩學家兄惟左湖尤以文章名世而儲書更備註幼皆肩隨之因取資三家所有以助搜討而類聚其餘然自有所業意在擴聞見通精義以爲用不以補苴典實爲專務也甲辰侍先君徧游江南仿尋醫藥所至多訂編紵以風義相激發論文之餘輒求藏本以觀一日重過江陰弭櫂虞山下鄰舟有吳興賈載書求售得古本樂城集卽於舟中讀之自江陰還復隨先君再至太倉避暑劉河別業先君體稍復累月無事而無書可讀遂專討二集

凡集中見有詩之本事註所失載及牴牾者輒寫於高頭漸又縮蠅頭寫於夾縫中 先君以爲當且詔曰汝當作一書發明其意註謹識之蓋是書之所由起也後以輯補益備曰有繁蕪之患始爲總案編年別爲標題改列案中而施查註並載自爲一書名蘇詩補註粹此其初程也庚戌註往游吳楚是冬入粵刻所著皋亭紀游集旣而還浙西再游豫章之間度大庾適長沙甲寅休於龍潭之上乙卯入羅浮丁巳刻所著韻山堂集戊午蘇詩補註粹彙成然人事遷改游跡屢更往往得於鞭絲帽影爲多所蓄書不皆已有時聚時散不能致力一隅每跋前而躓後矣己未往觀九疑登祝融自楚豫之中山道出東鹿治與李載園別七載而增篋倍五車聚珍亦補足因盡發之窮所未見爲畱三月復自京從冊使乘傳山左重過邗上繼自閩海之臨川小頓於樟門註輪檣言邁恩草三年雖得朋舊

之益及見南北藏本甚備然如始安建昌臨川諸家所儲卽有同異若徵引必欲齊之於一此管窺耳詰以逆旅視之旣已身翻烟海豈必爪印鴻泥哉壬戌夏日再入粵中而前橐久罷梓用其本彙諸註損益之重定題註通其註路而移載駁詞於案補內外制銘贊詞賦之未備者槩入案中其弦誦諸文但摘出語去其習見不與他文同例諸註小誤亦皆更正以其太繁不標得失因改名編註集成此後例也是年秋時事一變旋從使者於籌筆間馳逐鷄渡羊坑之隘旣而閒道走廉平跨韶石扼雙關而復百雉憩於九成臺下者年餘顧一書未訖事而驚心不惑矣甲子馬葦舟退閒越秀山下擁書五屋舊雨再盟質疑相難自是徵攬差備然獨缺北宋文集所有凌雜者十餘種皆非其類粵坊惟蘇黃爲備而歐曾已不足觀向與王夢樓同泊金閭其舟中所置歐原本公撰序載有年月及爲編

WILLIAM J. HARRIS

梓案一過而謂案止是無可損益矣又較詩錄本十餘卷多所助助閒有
著論手錄以視因卽入載繼紀氏之後而本註亦有用春山解者如題袁
彥方來鶴亭詩兼用蘇耽事問謀知秦過當引左傳是矣註家惟查註書
城四繞泰然自足雖往來南北久而後成觀其藏弄有從容不迫之跡
爲是書畢世則相等矣若其徵考事實則勞逸不同而得失有閒如某事
親見載某書而書不復覩終於闕畧者雖朋好愛莫能助況窮以所不知
乎今年及耳順求其躊躇滿志之作終已弗獲而頭童齒豁聰明且蹇尙
奚可待亦惟竊附諸前哲後謁其愚忠斯亦已耳自念上承 先世緒餘
幸生

聖世食和飲化養其軀凡得周攬四方爲拾遺補闕之助而諸兄姪等獲際
昌期先後以文章進身自掌鐸緝綬執版列戟至於登承明著作之選或敷歷

風憲持節於外及爲道司大吏因材施教陳報其欲攄葵懷而酬萬一者將世
世銜結無已時語且優游其間沐

三朝雨暘亭育之澤時康年盈抱一編於行窩而爲雍也之托則歌呼自若亦
猶擊壤而明

帝德也歟若其謫陋無實未足爲吟唱先導則又斯之能信而重望後賢之裒
益矣

諸家弁言

昔杜預註春秋左傳顏籀註班固漢書時人謂征南祕書爲邱明孟堅忠臣又李善於梁宋之間開文選學註六十卷流傳於世皆僕所喜而慕之者此註東坡詩集所以作也東坡先生讀書數千萬卷學術文章之妙若太山北斗百世尊仰未易可窺測藩籬況堂與乎然僕自幼歲誦其詩文手不暫釋其初如涉大海浩無津涯孰辨淄澠涇渭而魚龍異狀莫識其名旣窮山海變怪然後了然無有疑者崇寧年間僕年志於學逮今三十年一句一字推究來歷必欲見其用事之處經史子傳僻書小說圖經碑刻古今詩集本朝故事無所不覽又於道釋二藏經文亦常徧觀鈔節及詢訪耆舊老成聞其一時見聞之事有得旣已多矣頃者赴調京師繼復守官累與小坡叔黨游從至熟叩其所未知者叔黨亦能爲僕言之僕旣慕先生甚切精誠感通一日夢先生野服乘驢若世

之所畫李太白者惠然見訪僕方坐一室中書史環列起而迎見先生頷僕喜
曰天下之樂莫大於此了無他語又一日夢與先生對談因問水仙王事卽答
以茫昧之語殊不可曉不知何意也僕於此詩分五十門總括殆盡凡偶用古
人兩句用古人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
字三字一字相對止用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古人意
能造古人不到妙處引一時事一句中用兩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
事而不用事使道經僻事釋經僻事小說僻事碑刻中事州縣圖經事錯使故
事使古人作用字成一家句法全類古人詩句用事有所不盡引用一時小話
不用故事而句法高勝句法明白而用意深遠用字或有未穩無一字無來歷
點化古詩拙言閒用本朝名人詩句用古人詞中佳句改古人句中借用故事
有偏受之故事有參差之語言詩中自有奇對自撰古人名字用古謠言用經

史註中隱事閒俗語俚諺詩意物理此其大畧也三十年中殫精竭慮僕之心力盡於此書今乃編寫刊行願與學者共之若乃事有遺誤當俟博雅君子補而鐫之庶俾先生之詩文與左傳漢書文選並傳無窮而僕於杜預顏籀李善三子亦庶幾焉雖然尙有可以言者先生之用事不可謂無心先生之用古人詩句未必皆有意耳蓋胸中之書汪洋浩博下筆之際不知爲我語耶他人之語也觀者以意達之可也西蜀趙夔堯卿誤

昔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繁丁子襄註周易一書纔二三萬言而君子恨其畧訓註之學古今所難自非集衆人之長殆未易得其全體況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譎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爲胸中之文

不啻如長江大河汪洋闊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一吟一詠之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哉予舊得公詩八註十註而事之載者十未能五故常有窺豹之歎近於暇日搜索諸家之釋裒而一之剗繁剔冗所存者幾百人庶幾於公之詩有光雖然自八而十自十而百固非畧矣而亦未敢以繁言蓋以一人而肩烏獲之任則折筋絕體之不暇一旦而均之百人雖未能春容乎通衢張王平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難到此則百註之意也若夫必待讀遍天下書然後答盡韓公策則又望諸後人焉永嘉王十朋龜齡譔

古詩唐虞殷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刊於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註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爲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朱子京黃魯直陳無已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

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適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於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

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知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功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亦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民陸游序

施註多有發明

王註相與指證如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一首我公古仙伯句註云新舊唐書本傳並作王遠知原註作知遠誤此指堯卿註也楊瓊王註序已考明施註後出但未能指施註以實之耳放翁論公詩專主論事故云非得於故老不可共意不重徵引典實與諸所見正同序云東坡先生詩淵獨不放爲之說者以公足跡幾徧天下其詩本是難詳而熙豐祐紹朝局翻覆有露於頭面者有隱於肺腑者或礙於本朝未經明降或干涉勢位人門尚在故云不敢也范至能所欲發明東坡正出此意是以慨然由此推之放翁與至能言其大者甚備至能欲其筆之於書故推諉也王註獨於時事不道若謂此百家惟知蟲魚草木論時事則無不翼職內無一閱一見之人斷無是理蓋註有不盡傳也如王安石新法固非而司馬光變法亦誤安石可言而光難言也朔黨餘波皆在若諸韓則惟有翁之且章惇蔡京可言而劉摯劉安世難言也洛黨則多其授受即以呂祖謙王十朋論已干涉師傳矣不言則元祐在處脫畧言之則熙寧尚不止

此爲之選飾則又徒取後人譏議反不若不道之爲得也以十朋時地爵位人
事世故論之而害成彼手其立意刪去審矣放翁之父與晁悅之甚厚晁即美
叔子也放翁生於宣和七年及見悅之而公之事傳於其父可知王性之熟習
遺事故翁親見之其詳過於記載可知放翁年長周必大一歲二人同朝相歡
而仿求公事又周所篤好則相與討論又可知矣任註三家無多事跡可載亦
無難言之事故又皆刪盡故備任吐不敢爲之說此固極惡王註而發意謂既已
見於舊註者又皆刪盡故備任吐不敢爲之說此固極惡王註而發意謂既已
失實則其書不足道非放翁之時無王註一書也施註亦多闕畧其僅及皮毛
不肯入骨者未嘗無之殆又放翁之所不喜彼既不欲爲而爲之者終不愜其
意是爲憾事故云幾可無憾耳序中指論詩句乃擇其爲有可記而無關涉者
言之非放翁所得僅止於此若因放翁不及王註而疑爲贗本出於其後則失
之遠矣此序誠爲當日詩人之序並不難辨若以學人而兼詩人則肉爛汁內
自非苦辛未易驟進今論者於此序尙辨說紛如施真王假連終不達而欲持
其術以槩求公之詩不亦遠乎特首載序兼王施二註之故俾由是以通詩之
二註庶
有助焉

坡詩多本獨淮東倉司所刊明淨端楷爲有識所賞羽承乏於茲暇日偶取觀
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板命工重梓他時
板浸古漫字漫多後之人好事必有賢於羽者矣景定壬戌中元吳門鄭羽題

答註鄭羽跋余未親見而從友人鈔得之玩跋中語是就施武子原刊板而修補其漫漶者謂寧宗嘉泰二年壬戌至理宗景定三年壬戌相距凡六十有一年施板自應漫漶此鄭說爲可信也但彼時已極流傳終當有善本復見於世成毀有數未可謂必無也

物合於性之所近而事常成於力之久且勤水濕火燥鉤曲弦直各從其類而要皆性之所近以相合也物之於人不類也是故鹿駭毛嬙魚避魼姬其類殊者其性殊人之於人類已然且邪正雜糅若白黑冰炭之相反非性使然耶予自韶齒時聞長老言蘇文忠公之爲人心竊慕效之及就傳讀公傳嚮往逾摯嘗圖公像懸座右而貌予侍其側稍長徧誦公集然嗜有韻之言尤深其始筮仕得黃州倅又幸與公同烏虜豈非天哉公詩故有吳興施氏元之註四十二卷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而陸放翁序之宋嘉泰間鏤版行世其後罕流傳予常求之數十年莫能得及撫吳又數數購求始得此本於江南藏書家第闕者十二卷乃屬毗陵邵長蘅子湘訂補且爲之笈復正譌而佐之以吳郡顧嗣立

俠君洎兒子至其續補遺詩四百餘首采摭施本所未備別爲二卷則以屬錢塘馮景山公爲之註先是永嘉王氏有蘇詩註二十二卷行世頗久然有三失分類則陋不著書名則疎改竄舊文則妄誠如子湘所言加之俗本相沿譌謬多有茲編出而王氏舊本可束高閣矣凡人喜磊落者薄蟲魚之註矜博雅者搜畢方誕鼠之名二者異趣而予於蘇詩註則非是之謂蓋以旣慕其人則嗜其言旣嗜其言則索其解解必求精精必正繆將使世之效法公者因解而得其言因言以推其心凡忠言嘉謀豐功亮節之大端胥於是乎識而祈嚮不遠矣昔賢可法莫不皆然獨公詩乎哉而予特其性之近者爾故殫精力積歲時完殘補闕使施註幾亡而復顯殆有天焉以玉其成而亦不自知其久且勤如此也烏靡跡公生平自嘉祐登朝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三十餘年間論新法選羣奸投荒錮黨幾蹈不測而矢其孤忠百折不回讀公詩自可知其人而論

其世則予又將以是註為糟醢也康熙己卯夏五商邱宋肇序

施氏註東坡詩四十二卷鏤板於宋嘉泰間世之學者往往知有其書而流傳

絕少商邱公購之數年開闕宋序自云求之數十年為何少他幾十年邵既

而開卷兩行彼事已異如謂此集可信難從江南藏書家得此本又殘闕僅存

三十卷是書卷端題吳興施氏吳郡顧氏而不著名而序文目錄又闕故覽者

莫得其詳也開闕即無封面也有卷頭即無卷頭逐篇也有魚尾究竟此書是

落却吳郡顧氏也查註合註其後得陸放翁所作施註蘇詩序有云施宿武子

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余序又云助之以顧子景繁之該洽又按

文獻經籍考載司諫名元之字德初其註詩本末與序合又參考郡邑志及他

書而三君之名字乃灼然無疑商邱公幸是書之存而惜其殘闕也進門下士

邵長蘅屬以訂補為之綴闕正譌芟蕪省複而所謂四十二卷者皀然復完可

版行聞之昌黎言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故夫文章之士仰面屋梁指擢心腎
幾幸得自表見使有身後名耳及觀施氏父子萃數十年心力成是編其用功
不爲不深而垂四百餘年若滅若沒其姓名亦且從狐狸獠狗吻中挾而出之
而塵塵不泯蓋其傳之之難如是而註蘇之割裂紕繆如世所傳永嘉王氏本
其出施氏下遠甚而顧得行世豈亦有幸不幸歟然而書之不足傳者雖幸而
見稱於人譬之秋潦汪洋儵歸烏有而其必傳者或忽於近而貴於遠或晦於
昔而大顯於今雖蟲齧蠹蝕之餘而若有物焉馮之不可磨滅註一家詩之興
廢其微焉耳然亦有可感者是編出吾知其必將焯然與東坡詩並垂久遠無
有能起而蓋之者矣康熙己卯孟陬六日毘陵邵長蘅題

余於蘇詩性有篤好向不滿於王氏註爲之駁正瑕璽零丁件繫收弄篋中積
久漸成卷帙後讀渭南集乃知有施註蘇詩舊本苦不易購庚辰春與商邱宋

山言並客輦下忽出新刻本見貽檢閱終卷於鄙懷頗有未愜者因復補輯舊聞自忘蕪陋將出以問世公詩自仁宗嘉祐己亥始見集中所謂南行集也從來編年者或起辛丑或起壬寅南行集迺己亥庚子詩反置續集中殊失位置考宋史藝文志有南征集一卷當時此卷本自單行今自郭綸及初發嘉州以下編次一準樂城集惟是先生升沈中外時地屢易篇什繁必若部居州次一一不爽自非朝夕從游疇能定之施元之顧景繁生南渡時去先生之世未遠排纂尚有舛錯如客位假寐一首鳳翔所作而入倅杭時次韻曹九章一首黃州所作而入守湖州時姑舉二段以見編年之難凡慎所辨正必先求之本詩及手書真蹟又參以同時諸公文集洎宋元名家詩話題跋年經詩緯用以審定前後茲集舊有八註十註同時稍後者有唐子西趙夔等註乾道末御製序刊行紹興中有吳興沈氏註漳州黃學舉補註今皆不傳傳者惟王氏施氏

兩家耳施氏本又多殘脫近從吳中借鈔一本每首視新刻或多一二行乃知新刻復經增刪大都掇拾王氏舊說失施氏面目矣今於施註原本所有而新刻所刪者輒補錄以存其舊漫不可辨者則缺之若乃當代文獻信而足徵寧容闕畧趙叔平張退傅張天覺李誠之徐德占劉仲馮劉壯與諧公宋史各有傳非泯泯無聞者仁宗朝之制科范景仁之新樂王介甫之新法王韶之邊釐何以一無援證元祐初年議回河七年議郊祀周思道等先後論權蜀茶詮釋亦復影響模糊皆疎漏之大者餘無論矣本集詩與他集互見者凡九十餘篇皆施氏原本所無也新刻本收入續補上下卷王氏本散見於分類中廣作極多要歸於別真贋無脫漏而已和陶詩子由有序自成二卷細考之惟飲酒二十章和於揚州官舍餘悉紹聖甲戌後自惠遷僭七年中作也歲月大畧可稽分之各卷以符編年之例其間亦有未能確指年月者則以意推之要難遷就

他所也文字之禍於公爲烈始而牽連詩帳終則禁及藏書散軼固多收藏不
乏今從簡編中畱心摻輯共得逸詩一百二十餘首又唐入所謂口號皆近體
詩也張燕公有十五夜御前口號少陵紫宸殿退朝口號西閣口號之類是也
宋人帖子詞及致語口號猶仍其舊施氏原註有帖子詞一卷目錄尙存新刻
妄爲刪削今一并采入與逸詩釐爲三卷補註之役權輿於癸丑迨己未庚申
後往還黔楚每以一編自隨己卯冬渡淮北上水觸舟裂從泥沙中檢得殘本
淹浥破爛重加綴葺辛巳夏自都南還夜泊吳門遇盜探囊胠篋之餘此書獨
無恙也自念頭童齒豁半生著述不登作者之堂庶幾托公詩以傳後因閉門
戢影畢力於斯追維始事迄今蓋三十年矣雖齷齪管窺何足仰佐萬一顧視
世之開局於五月歲事於臘月半年勒限草促成書淺深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康熙壬午仲春初白菴主人查慎行識

查註無序今摘其例畧之要都爲一通存之

昔趙東山有左傳補註近時惠松厓又有左傳補註蓋補之爲辭不嫌於複也
方綱幸得詳考施顧一家蘇詩註本始知海寧查氏所補者猶或有所未盡聞
前輩於山谷詩任註半山詩李註序葉殘字皆訪求珍錄蓋古人一字之遺後
人皆得援據以資考証是以凡原註所有者攬殘拾墜錄存於篋久矣歛縣曹
吉士從方綱訂析蘇詩疑義日鈔一二條遂成此帙而方綱之管見亦竊附一
二於師友緒餘之末者欲以益彰原註之美爾乾隆四十七年春正月十有二
日大興翁方綱書

余弱冠以前於蘇文忠公詩全未涉獵也釋褐南歸舟中畧諷誦之亦未究心
也迨後宦途馳逐二十餘年無暇從事研求中間使蜀曾一謁眉山故里肅然
起敬而於詩仍未能深爲玩味也丁未初夏公退餘閒偶取王施查三本之註
各披閱一過見其體例互異卷帙不同無以取便讀者爰爲合而訂之意不過

擇精要刪複出焉耳及尋繹再四乃知所註各有舛訛因援証羣書并得諸舊註本參稽辨補朝夕不輟者凡七年而粗就雖學植淺薄萬萬不及前人而心志之專力所能到者無不盡焉所不能到者歉然而已先是己酉嘉平忽夢與文忠相見會倩人繪夢蘇圖并自爲文記之後閱趙堯卿序亦載作註時兩經夢蘇事夫以堯卿之去公未遠創始爲註積三十年其見夢也固宜乃若余之撫拾舊編了無心得者而夢適相類益慨然於古今人智愚雖不同而嚮往之殷無異則文忠之靈昭然於七百餘載間者隨學人所得之深淺而皆有以啓牖之乎若謂余之合註足以希蹤往哲亦致歎相感召此實瞿然不敢自信者已乾隆癸丑冬下泮桐鄉馮應櫓自序

余點論是集始於乾隆丙戌之五月初以墨筆再閱改用朱筆三閱又改用紫筆交互縱橫遞相塗乙殆模糊不可辨識友朋傳錄各以意去取之續於門人

葛編修正華處得初白先生手批本又補寫於罅隙之中益夥難別今歲六月自烏魯木齊歸長晷多暇因繕此淨本以便省覽蓋至是凡五閱矣乾隆辛

卯八月河閒紀昀曉嵐記紀昀點論可錄者僅十之五義門閒一到地而

而載者逐句截斷最為可憎紀氏酌取其多者有精確考合註從紀所定者甚多但不云出之紀耳其自為酌定當於紀者亦間有之本註無所偏倚合二本擇其當者從之皆不當則主別本諸所改定字非本集別有確證即於本義確有所通皆於句下立案其餘所定字皆刪去句中某本一作某等字通連句路如更逐字分別從某不從某則此句截段更拉長矣如此風不草則數百年後翻版益多謬誤同異日繁皆得以某本作某摘取入註其害甚大本註專持大體此等小家私販所不屑為論者必欲分涇別渭則較閱二本自見或舍是而取別註亦各言爾志義也紀氏論詩多因每云此宋詩公舍宋又將焉往杜詩老妻催子一聯即放翁家法袁子才不分唐宋識在紀氏之上其說雖出子才君子當不廢其言矣我初從政見魯叟句紀云見魯叟者蓋初任謁廟之時陶詩曰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謂孔子也合註取陶詩自為註不云出紀氏非是但紀說亦低若引公魯叟乘桴句即了事何必曲說本註體例凡無公明文必欲發明其義者雖數百字不以煩論否則惜墨如金不輕用其鋒也魯叟一條亦在不錄之內即舉以為例然其說瑜瑕不掩要亦自為一家此本註收點論意也凡例於前人附錄諸家例不置議故載於此餘詳總案中

蘇海識餘卷一

蘇海之說舊矣紹聖四年東坡公發惠州遷儋耳自新會赴新康至古勞河漲不可渡休於鶴山之麓者數日公既去而所居遂爲坡亭地曰蘇公渡見前明陳獻章詩中邑令黃大鵬又手劄蘇海二字於厓之上嗣是更名蘇海至於今蓋三百年矣曩者予訪公渡海軼事嘗親至其地察視所由則汪洋渺瀾橫無涯際觀於海者亦足致朝宗之意焉然公神在天上猶水之無往不在公既自爲發之豈於一駐足間獨眷眷於茲土且其詩文跨越唐漢衣被天下已昭然載四庫中若由今以稽之於古是所謂蘇海者當窮其所至觀之必不囿於一隅也予召工設局寫刻本集凡五年而工垂成此五年間續有所得皆補葺舊事誠當以蘇海名之而自顧聞見短淺囿於嶠外尤當以蘇海名之下揖陳黃而上追趙宋則庶幾有以自處矣爰隨筆錄之名蘇

海識餘云道光二年壬午三月下泚仁和王文誥見大謨

嘉祐四年己亥公家居作怪石詩凡二十三韻詩雖五七言相間全用老蘇家法正如一林怪石爲山水崩注皆歷落滾卸而下兀突滿前莫名壞異此其詩之最先者也殆復作送宋君用游輦下詩凡三十五韻其中申縮轉折極力騰挪蓋已變老蘇之法矣今此二詩雖不入編已錄載卷一案內學者必先詳玩此二詩知其詩筆之所自起而後接讀南行諸作考其逐首圖變總欲不凡之意則詩法入門次第蹤跡皆可尋矣公自不能詩而至能詩自名家而至大家皆於此兩三年間數十篇之內養成具體到鳳翔首作石鼓歌已出昌黎之上不可壓也自此以後熙寧還朝一變倅杭守密正其縱筆時也及入徐湖漸改轍矣元豐謫黃一變至元祐召還又改轍矣紹聖謫惠州一變及渡海而全入化境其意愈隱不可窮也黃魯直於公諸集獨推尊海外詩崇觀間禁錮甚嚴

而海外詩盛行士大夫無不傳習者蓋其時去公未遠門人子弟猶在皆有以通曉其故也今予論公自作詩入門至於謫黃人所易信自論元祐召還至於惠僖人皆不信此猶道路然前十里在明處走雖行人蹇步亦欲勉力以赴後十里在暗處走雖健者不知路在何處蓋未易變暗爲明也茲以無可與言特首載於此以爲學者異日進步之驗

編南行詩以郭綸爲首用子由詩之次序也其詩詳序綸事故論者以爲佳予獨不然子由詩是序事體雖佳易辨彼中無路數也公詩寥寥數語欲於其潦倒中見長故難此是大家作法却不是大家詩以氣體未成故也然其所以成之之故卽基於此學者當由是以求其詩之進步則思過半矣或曰公詩何遽便是大家亦有據乎答曰如章質夫寄惠崔微真一小題耳其詩云玉釵半脫雲垂耳亭亭芙蓉在秋水當時薄命一酸辛其下陡然插入云千古華堂奉君

子此種接法雖唐集不輕觀豈樂城集所有耶子但以此詩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公少作孔明論主老蘇之說其南行之嚴顏碑永安宮詩皆同故持論多未當其後卽無復此等語矣其八陣磧後半云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惟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其中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二句頗覺疵累有此闕筆則壯字全失結不下也刪此二句則夔峽句叫起矣曉嵐於神女廟詩謂飄蕭鵝風馭四句可刪乃其看失眠者此詩專取後半以爲收得完密住得簡潔者亦看失眠也

赴鳳翔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寄子由一詩自不飲何爲醉兀兀起至獨騎瘦馬踏殘月止雖寓意高妙只是馬上兀殘夢一句景象耳其下突

云路人行歌居人樂忽然拓開不可思議又接云童僕怪我苦悽惻意謂路人當歌居人當樂故童僕以爲怪耳上句縱放甚遠下句自爲注解却將上句注入童僕意中故能立地收轉也以下亦知人生四句皆承明所以苦悽惻之故有非童僕所知而惟子由知之此意透則寄詩之意不必更道故結二句反以誠勉子由於通透之中卽又透過一層也

和子由澠池懷舊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是飛鴻蹴雪泥泥上偶然畱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曉嵐謂前四句單行入律唐人舊格意指崔顥黃鶴顥句乃麤才耳又其法全仿龍池篇非創制手也若此四句孰敢以麤才目之且公詩律句甚多而通集不再見亦見其得之之不易矣故自有此詩而崔顥黃鶴可以無取

本集引用左傳至多豈不知成有岐陽之蒐乎其作石鼓歌獨不引用者蓋有

故焉昌黎作此詩主詩序不主傳極是特識非漫爲宣王之說也如韓桱可翻公必翻作其不爲者正以傳虛序實故耳且左傳引詩甚多獨無車攻亦是一病凡此皆在昌黎意中亦在公之意中公不能翻桱始極力經營其詩以爭勝之查註不察猶以成王爲論此非進一解也乃智出韓蘇下也

韋應物石鼓歌云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永叔集古錄云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蓋原於韋詩也集古錄謂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而趙堯卿云四百一十有七楊用修謂李寶之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其說不同或以余補全詛楚文不補石鼓釋文爲譏此金石家管見也詛楚文詩旨皆在文中故必補全爲讀普通詩之地石鼓文公自云惟我車旣攻六句可讀而全詩用車攻章序其詩旨已盡之矣若鄭樵等說積累至今夢於亂絲此皆後人所爲公不識此等字旣非詩之所及卽非詩註所應有也

公游終南作延生觀後小堂詩此唐玉真公主修道處也開元中戴璇樓觀碑有玉真公主師心此地之語王維儲光羲皆有玉真公主山莊山居之詩李白嘗寓於此有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詩公主游華山白又作玉真仙人詞魏顥謂白爲公主所薦達蓋白游詠其地尙在未入翰林之前也趙次公謂後人爲之立堂誤矣

夜直秘閣呈王敏甫詩共誰交臂論今古只有閒心對此君馮註引王子猷事翁註引白樂天詩安可無此君謂此君指酒也或言此是竹翁註荒唐當刪予曰如上句寫景則下句信爲指竹其翁註必早刪矣此詩上句言情下以此君借指敏甫則對竹對酒皆可活解故二註並存黃州飲酒說云予雖飲酒不多而日欲把盞爲樂殆不可一日無此君此卽公之明文未可謂指酒必非也此集並存之註原以俟讀者棄取專以竹論無不可者予總諸註之成若如讀者

蘇文忠公言紹興萬
膠見則謬殆未可以尺澤而測河海也

潛溪詩眼云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二句出黃庭經上有黃庭下關
元等語張平子四愁詩與困學記聞引劉夢得賦亦同

潤州甘露寺詩我欲訪甘露當途無閑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肯聯鞍時有司推
行新法使者方事叫躑故云當途無閑官也二子旣非俗吏又能游情不闕亦
足以傳何弗及其人耶予於全集屢物色之竟不得其蹤耗爲之悵

臘日游孤山詩後半云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此等句法無處可
學直如如來丈六金身忽於虛空變現公亦不自覺其然也

公倅杭作朱壽昌郎中得母詩有長陵竭來見大姊仲儒豈意逢將軍二句曉
嵐亂扛以爲非佳事予案司馬溫公日錄云壽昌棄官尋母刺血書懺以散與
人至是得之於同州錢子飛知永興軍奏其事乞加旌賞故召之壽昌以同母

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通判據此則公詩實有所指詩謂長陵見大姊
者乃壽昌養同母妹耳王施查註皆失載此條而大姊句落空致滋紀說予已
於卷中引陳賈事駁正矣又曾布自高陽帥移青社有王尚恭者告布云某有
一子瀕死自言初任荆南掾偶與一婺婦共載因而野合有娠後聞免身得雄
在尚書家作妾今其子十餘歲矣布云某以兒子畜之見俱隨行立命呼至則
宛然亡子也王抱持大慟遂還之布諸子命名從糸字曰公某故曾三名紆字
公衮曾三乃禁中所呼也王因名此子曰約字公詳并其異母弟連名綢字公
敏以示不忘曾氏約仕至郡守終奉直大夫綢子炎以約蔭入官乾道中拜參
知政事改樞密使有名於時婦在布家亦生二子自此兩族如一家矣此見於
王明清所記而明清卽公衮女所出知非誣也彼時俗未習僞不知掩蓋此等
事公但知據事作詩而壽昌以爲榮幸不知其爲不佳也更數十年則旣以賴

己之無又以賴人之有變爲薄俗無所不至矣曉風眼界窄塞而滋意塗抹予
既正之今并錄此條以廣其說

風水洞詩過客詩難好居僧語不繁凡名人至奇勝處輒以題詠難工爲慮而
居僧以浮夸相炫皆刺刺不肯休豈公亦以是爲苦耶上句人所能道下句人
所不能道其詩信無所不有矣

公作古纏頭曲猶白傅琵琶行也白詩宛轉多姿極千呼萬喚之態公詩以簡
古出之一洗元和體段白云四絃一聲如裂帛公云四絃一抹擁袂立蓋明與
之爭長矣

虎邱寺詩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鐵花繡巖壁殺氣噤蛙鼃似此出落虎邱
別開生面凡前人詩以豔冶擅場若不勝情之作皆一例放倒矣

密州送喬太博詩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其詩流入北境至劉霄

亦能誦之而以公非不飲夸其有知蓋契丹使人專選文學優長嫻於詞命者至其來既有厚賜歸國又必遷秩此美差也以是其文臣皆擣求公集讀之以備出使之用如彼并大蘇不知殆不可出使矣予謂若輩之鑽此集都緣厚利無異挾兔園冊子耳

公將罷東武有雪夜獨宿柏仙菴詩其地無考公既去遇雪於道以元日發濰州正其大雪時也予初疑柏仙菴詩爲道中作屢欲改編下卷讀其詩輒又中止迄今幾二十年矣後之人能知予於此詩寧守施編不敢輕改之故其於致力此集縱未到岍而神山不遠矣

公自彭城至京作蔣夔赴代州學官詩代北諸生漸狂簡牀頭雜說爲爬梳詆新學也史載州軍監學官委運司及長吏於聯職州縣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熙寧中始命於朝今案公帥杭以丁憂於潛縣柳豫爲秀州學官是元祐不

命於朝也公爲翰林奏乞何去非改文資授徐州學官是元祐命於朝也類若此者證諸文集動輒不符宋史職官貢舉概不清楚緣兩宋紛然變改又以金亂失其擋冊不可稽考卽餘官一項或置或不置或升降其品級時時翻覆不常今查註所引職官志往往與公之時不合予以其事不足考故置之也徐州起伏龍行末云赤龍白虎戰明日倒卷黃河作飛雨嗟我豈樂鬪兩雄有事徑須煩一怒所謂赤龍白虎乃丙辰月庚寅日耳此詩無論全幅之奇卽此四句轉正但以月日點染發爲奇采又作煞尾使他手爲之卽再加四句亦不能了事也

胡元任云使燕錄載惟中秋天色陰晴中外皆同徐州中秋月詩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其說與使燕錄相合

彭城答郡中同僚賀雨詩君看大熟歲風雨占十五天地本無功祈禳何足數

其立論可謂大矣下云渡河不入境豈若無蝗虎推其說則馬散華陽牛放桃野其事有所不足大之至也

公赴湖州過淮上作舟中夜起詩云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予謂此詩全作非復人道乃天地自有之文公乃據所見鈔下一紙耳

公在昭慶軍有和孫同年卞山龍洞禱晴詩孫乃官於湖者也前註皆不知其人後有送孫著作赴考城詩詩有問子何恩恩王事不可緩子亦東南珍價重不可算等句名亦失考予閱烏臺詩案有收受無譏諷文字孫升升字君孚高郵人也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公後有過高郵寄孫君孚詩其官湖雖無所考今以二詩證之則孫同年卽孫著作其人卽君孚也否則臺獄之前東南無復孫姓者矣然予終以所知不備不欲見於別註今載於此以備續考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詩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

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此不食烟火人語所謂霜天欲曉古寺清鐘是也公乃時一奇弄洗發不窮茶林家此數篇何肌膚雖膩終非骨像天成難與比肩矣其後又云江頭千樹春欲闌竹外一枝斜更好風清月落無人見洗粧自趁霜鐘早蓋已前無先聲後無嗣響又不論嶺海三篇也

初謫黃州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一小詩耳而寄託甚大其三四云無因上到通明殿只許微聞玉珮音不獨顧影自傷并神宗不忍終棄之意皆見若杜陵每飯不忘直以水投石耳其後神宗眷注不衰遽欲召修國史又命以本官起知江州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皆爲羣小所沮命格不下此詩早有以窺其微矣若熙寧六年正月暗香先返玉梅魂句則又展聞德音而發非空言也殆京師傳公病歿神宗方進食輟飯而起自此卒出手詔內遷故其別黃州詩又云投老江湖終不失也以上諸句乃黃州一集詩之間架通其故則前之杭密徐

湖後之元祐三召紹聖兩黜不獨詩旨歸一而公之心跡亦皆血脈貫通若邵註欲以牋杜例了當此集乃癡兒說夢也

公在黃坐徐州不覺察妖賊淮南轉運司取勘上聞詔特放罪公謝表有云況滋溝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神宗讀至此笑曰畏吃棒耶及遷臨汝其謝表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神宗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羣小摘其並竊賢科夢游縲紲等句曰此卽怨望軾輒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也神宗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蓋其在臺獄時神宗已云蘇軾胸中無事矣公雖放廢而君臣一德一心如此實千古之所無也

賀裳曰黃州雨中看牡丹詩依然暮還飲亦自惜幽姿二句尤有雅人深致余謂黃昏更蕭瑟頭重欲相扶二句其鍛鍊全在更字着意雨中尤精

黃州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趙次公引東齋記沈敦謨引物類相感志施註引歸叟詩話查註引廣志詩話總龜王直方詩話皆不誤獨引漁隱叢話謂嶺南采橄欖未嘗鹽擦樹身但以梯采杖擊東坡係別出小說等語此爲蛇足予詢之粵人皆知鹽擦有驗但俟其氣達全樹而先後子落殊費工本若以竹竿打落則人人致力頃刻可了數樹并不必耗食鹽也當熙寧間轉運權鹽甚重流入南宋已成積弊公在惠州正鹽寇充斥時也元任不知計此而妄爲立說此書歎之見耳

予謂書傳三江考公作於黃州不成於海南已詳考於案矣又據黃州和王定國詩記取北歸攜過我南江風浪雪山傾自註云君自南江赴任不一過我時定國由彭蠡湖章貢度嶺赴賓州貶所故公云自南江赴任可與卓錫泉記互證而禹貢揚州域之水惟彭蠡江最長故鄭康成亦以彭蠡爲南江也

本集黃州二月三日點燈會客詩有冷烟濕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句予
以爲正初作而諸註礙於上有蠶市光陰之語皆不敢置議因考定蜀中蠶市
乃正月人日事改題改編矣近閱癸辛雜識載高炳如語云銀花以初九日來
時元宵將近點燈會客而後知公以點燈會客爲題乃用當時俗習之語所點
信元宵燈也其馬行燈火記當年句乃記馬行元宵之燈火王註載馬行夜市
燈火最盛脫却元宵卽失題旨韓稚圭謂向馬行頭吹笛若非妙手不敢向馬
行頭吹亦見東京馬行繁麗與樊樓一轍也

公在齊安陳慥戲言公眞不能作佛語公曰何謂也慥曰佛語三昧流出公未
免思慮出耳公曰盍以一物試之慥指其首魚枕冠曰頌之公曰假君之手爲
予書焉可也於是有剖魚而得枕是枕非復魚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壞
無窮已究竟亦非冠若見冠非冠卽知我非我等句纍纍而下者凡百四十言

疾若風雨健筆不能竟大笑而起元祐壬申公以兵部尚書召還晁以道往見之因及前事晁請錄本以歸又三十三年宣和乙巳二月十六日以其本歸謝伋而記其作頌之緣起云

方回云岐亭道上見梅花戲李常詩一點芳心雀啁開雀本無情於梅此語乃若不勝情者坡天人也作詩不拘法度而自有生意如此

柳真齡字安期閩人也與陳季常善亦從公游三人多託禪悅爲戲公書牘中所稱柳簿是也柳寶一鐵拄杖如榔栗木牙節天成中空有簪舉以遺公公賦七古一篇首云柳公手中鐵蛇滑千年老根生乳節忽聞鏗然爪甲聲四坐驚顧知是鐵蓋紀實也明年張樂全生日公獻鐵拄杖并寄詩云先生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每向銅人話疇昔故教鐵杖鬪清堅入懷冰雪生秋思倚壁蛟龍護晝眠遙想人天會方丈衆中驚倒野狐禪又二年作東坡詩云雨洗

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磔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時鐵拄杖
久在南都無復鏗然爪甲之響公但託以寄意而已又二年公自南都放還宜
興道中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云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
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據獅子吼經佛氏但取其聲安亮能警大衆無
他旨也河東卽柳真齡謂柳嘗以說經戲季常并以鐵拄杖爲棒喝耳此皆追
述嬉笑之詞也其後至常州法華院又有詩云六花蒼筤林間佛九節菖蒲石
上仙何似東坡鐵拄杖一時驚起野狐禪其詩意前後一轍公與柳不復更有
此杖而屢見於詩皆寓言也註家割截獅吼句謂始婦拄杖擊壁妄甚

岐亭詩不見盧懷慎然似烝鴨施查註並以爲鄭餘慶事公係誤用趙次公
辨之尤詳今案樂城三集文九入村畧麥詩烹鷄亦有烝壺盧句自註云唐相
盧懷慎既老家居諸公嘗往問疾公設食待客敕庖夫淨去毛勿拗折其項客

喜爲當食烝鵝鴨也食至乃烝壺盧耳諸公皆不飽公食之殊美據此則盧懷慎信有出處惜子由不載書名耳古書事同名異各載所聞者自春秋三傳以下未易悉數文章家各據所見用之不得遽謂之誤也

公自金陵至真州時袁陟世弼爲守以學舍假公公由是置家其中委之而去贈陟詩有官湖爲我池學舍爲我居何以遺子孫此身自籛條句蓋記實也王註翁註並以陟爲西江人今考直齋書錄解題有陳郡袁氏譜一卷袁陟世弼撰是陟爲陳州人

藝苑雌黃曰次韻滕元發許仲塗秦少游詩云坐看青邱吞澤芥校子虛賦秋田平青邱徬徨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芥蒂芥蒂刺鯁也非草芥之芥潁州西湖放魚詩亦有青邱已吞雲夢芥之說皆非也容齋四筆云此二句用芥字可謂工新乃以爲出處曾不芥蒂非草芥之芥如此論文其意見

淺矣

公乞常至南都遇李廌方叔爲作其父同年友憲仲哀詞中有死者誰不窆句靈芬館詩話云用柳子厚天說窆墓以送死

公赴文登過廣陵與法言詩云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其時公已無意進用故託爲此言與無心更秣天山禾句可以互證凡此類詩施註遺之並謬查註補編失之濫耳如謂此不當補則更謬矣

公在翰林別李修儒詩此生別袖幾回麾夢裏黃州空自疑蓋與修儒別於黃州又別於京師也修儒乃蜀中長老而事跡無考公將遷臨汝有李仲覽者自江東來別書所作滿庭芳詞贈之未識卽其人否

元祐三年戊辰三月十四日公出遨金明池和宋懋宗韻故山西望三千里往

事回思二十年所謂往事者因知舉而追憶爲編排官時也熙寧三年庚戌呂惠卿知舉公爲編排官以惠卿用新法取士不當擬進士對御試策力攻安石自此釀成衅隙其禍不可言矣公以已西出蜀始膺世故并計正二十年以視當日則朝宁同列皆非其人有一治一亂之慨耳或請益曰若然則此聯爲得意語耶曰非喜之也蓋幸之也其下句自笑區區足官府謂回思往事竊不料今亦至於此也越數日累劄求去既不獲命則又上乞罷學士除閒慢差遣劄子皆是年三月事公不欲屢招讒口中傷是以求去其非得意審矣語云知足不辱此卽足官府之足字公可謂知足不辱於詩中深切著明矣

興龍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子由言昔與孫巨源同過定國感念存沒悲歎久之夜歸各賦一詩考子由於熙寧九年冬罷齊州掌書記得替回京聞范蜀公家度歲於雪中同巨源曾飲定國西堂其詩云

新歲逼人無一日殘冬飛雪已三迴百分琥珀從君勸十里瓊瑤走馬來

公杭州詩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此小題大作也惠州詩君看嶺嶠隘我欲巾笥蓄此大題小作也

子由使契丹寄公詩云誰將家集過燕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公答詩云甦軾年來亦甚都時時鵠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問君王乞鏡湖澠水燕談曰張芸叟使遼聞范陽書肆刻子瞻詩謂之大蘇集子瞻名重當代至遠人敬服如此香祖筆記曰昔閱高麗史愛其臣金富軾之文又兄弟一名軾一名轍疑其當宣和時去元祐未遠何以已竊取眉山二公之名讀游宦紀聞云徐兢以宣和六年使高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所慕文章動蠻貊語不虛云

公帥杭和楊公濟梅花詩有月黑林間逢綃袂句其在元祐時已引用柳子厚

龍城錄矣後在羅浮有月下綯衣來叩門等句而妄人以爲其書乃王性之僞作因公羅浮詩遷就爲趙師雍事其說謬甚公用龍城錄不止此二詩且秦少游在元豐時作梅花詩已有月沒參橫畫角哀之句矣又公再和楊公濟梅花樽前吹折最繁枝乃用步飛烟事王註引退之詩非不可也予以其有景無情終不註透耳

洪容齋以潁州送路都漕詩其人賢而不傳其名爲可惜按路名紉丹陽人見陳後山集查註已引載矣予謂似此者何可勝計若南行集之王荊州密州集之陳海州倅杭集之沈長官黃州集之何長官惠州集之高長官湖州集之孫同年儋州所記之劉同年王太尉諸人均無確考今雖補註若干人而似此不可知者皆是使人悶悶也

蔣穎叔帥熙河公次韻穎叔觀燈詩不用防秋更打冰施註引陸贄傳西北邊

歲調湖南江淮兵謂之防秋靈芬館詩話北史斛律光傳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椎冰後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

呂大臨與叔挽詞首句云言中謀猷行中經曉嵐當頭一扛評云腐甚案與叔之兄大鈞字和叔與張橫渠爲同年悅其學與叔遂爲橫渠門人固守其學閑居必儼然危坐言論如不出諸其口其行一以聖賢爲法及橫渠卒乃東見二程於洛中始卒業焉元祐間以行義薦擢秘書省正字范純甫乞以備勸講未用而終時其兄大防微仲爲丞相而與叔意漠如也公此七字活畫出理學周身體段蓋當日傳濂關洛之學者其形神大率相似故其下云關西人物數清英則又以蔡邕比之彼時理學無與實比以蔡邕亦云至矣公之詩言野鷗則似鷗言蕃馬則似馬言琵琶女子胡琴婢則似女子與婢此言理學則似理學其爲運筆一也曉嵐於彼則善之於此則腐之看失眼矣

據所作呂大臨挽詞論可見公本意不欲薄伊川也其門人必欲誣以十惡大逆勢必明於辯狀耳予謂此猶仁宗應兵與有意窮兵黷武者有間今觀此詩可見公於關洛之學未嘗不深許之與伊川讀公儲祥碑以爲深得論仁妙理者一轍公道自不可掩也予每謂乘轎者是君子擡轎者是小人君子苟不自持輒爲小人擡到鬼竄裏去君子固當自持知君子者當亦稍諒之也此雖戲語足補經史之闕更千萬年其說不可廢矣

定州望都縣民劉醜厮十二歲復父讎手梟二盜來訴於庭公按其事爲作劉醜厮詩傳之此奇童也後當金亂醜厮豈無樹立然其人無所表見予至今疑之

元祐九年三月二十日定州開園詩要識將軍不凡意從來祇喚小人羹是日例散父老酒食卽勸農也又和孔密州春步西園見寄五歲歲開園成故事年

年行樂不知春知其故則和文與可洋州南園北園二詩皆會通矣

公過廬陵始作秧馬歌乃述武昌所見者也後施用於羅浮唐子西作詩云擬向明時受一廬著鞭嘗恐老農先行藏已問吾能識從此馳名四十年

容齋三筆曰東坡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小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闕旣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棲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平湖春草合步到棲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穉掩關睡後在僂耳作觀碁詩記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碁聲云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碁者戶外屢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

逌齋聞覽曰東坡在嶺南詠梅有兩株玉蕊明朝暖句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

公在惠州作江漲詩云春江圍草市夜浪浮竹屋已連漲海白尙帶霍山綠又

連雨詩云牀牀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蟹子船龍卷魚蝦并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又香積寺詩云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此峰獨蒼然感荷佛祖力此皆粵中到地詩寫盡寫絕千古不能變其說也

惠州和陶貧士第二詩中入園綺而前後以夷齊淵明夾之顯見園綺終不安貧故臨老變其節概此等見解人人上眼便曉無可置議也查註引范溫詩眼徒繁其詞經本註刪去久矣近見靈芬館詩話以詩眼爲失亦非其說皆營衛之政耳

公贈陳守道及辨道歌二詩曉嵐以爲有章呪氣者也此皆發明金丹之理後在海南作續養生論其說尤詳查註冗雜而意頗自詡蓋知有續養生論失於細檢耳朱元晦所定參同契最爲精確予欲取以註續養生論蓋未暇耳劉彥沖之學本從禪悟入手而元晦得其傳又參以元觀故其見理獨明

白鶴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詩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劒銘山中
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春自往還此尙是謫居本色道其所道詩話每以爲奇
又以爲險殊不然也其次首云佐卿恐是歸來鶴次律寧非過去僧他日莫尋
王粲宅夢中來往本何曾此則用意高遠脫去恒境不復可能想像是皆唐人
集之所無也

儋州和陶以擬古之稍喜海南州自古無戰場二句爲海外集綱領其意不肯
說壞海南卽海外集不肯流入怨望之本旨靈均之貶全以怨立言公之貶全
以樂易爲意予於自序已詳論之知其故則讀海外集頭頭是道詩旨出矣
海南和陶勸農六首專因海南而發其命詞用意無一常語此傑作也當落筆
時其一片精誠皆貫注於地瘠民貧俗薄習惰之間特寄所以哀之勸之之意
此但借韻爲詩何暇計及陶語耶乃無識之徒皆以不類陶派譏之若如其說

南之見公言系言身月
反覺和陶爲多事不若於題上刪去和陶二字之爲得矣

公於湖州劉誼亦云致懇款矣而和陶擬古云朱劉兩狂子隕墜如風花則痛
詆焉公凡於朋儕中雖交道甚篤而或於民事一有乖謬卽絲毫不能假借此
其情性天成雖至海南有牢不可破者如此故其生平積爲嫌恨者多也

儋州和陶怨詩示龐鄧云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施註引文選劉公幹詩起
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未爲不可但以本詩論究竟是錯當引左傳哀八年吳
子聞之一夕三遷方是公之出處也此類句有如白話本可不註今註之猶如
是其難況其餘乎李杜集使事無多爲註已不易本集充溢至十餘倍又其筆
鋒觸著便到不可研尋今雖合衆力爲是書僅十得其五耳若欲事事到地斯
未敢信

儋州和陶擬古詩我師吳季子守節到晚周一見春秋末渺焉不可求四句此

因上文敘宋卿年一百五十九歲親見唐李德裕宋處多遜丁謂謫崖州而煞
尾引吳季子以爲證也施註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吳屈狐庸言於趙文子曰季
子守節者也合註史記晚周亦郊所註皆皮毛耳何焯謂延州來季子救陳事
見左傳哀公十年此是矣而語焉不詳詩旨終不明也據左傳魯襄公十二年
庚子吳子壽卒諸樊欲立季札札少子其賢至於可立是年將三十矣今約以
札年三十計之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孔子生年四十至二十九年丁巳聘魯
觀樂年四十八又至哀公十年丙辰冬楚子期伐陳札救陳請退時已一百有
七歲而孔子年六十七矣札以百餘齡而猶能將兵救陳退楚其精力強固可
知明年丁巳子胥死又三年庚申獲麟又二年壬戌孔子卒又六年戊辰越滅
吳夫以札之賢而終春秋世不書其卒是因子胥死而不忍見吳之亡渺焉逸
去情顯然矣公謂季札不死其說見延州來季子贊此又引以證宋卿之不死

乃自用本集爲典實也然不於左傳核算全盤清帳則此四句所以引證之故意終不達而他詩文寓算法者未易悉數舉此可類推也

方回曰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詩尾句茲游奇絕冠平生或謂無省愆之意殊不知也章惇蔡卞欲殺之而處之怡然當此老境無怨無怒以爲茲游奇絕真了生死輕得喪天人也

和陶郭主簿詩地行卽空飛何必挾日月二句靈芬館詩話引上界足官府句而以諸註爲非是案施註引莊子山木篇查註引黃庭經合註用修煉事本集凡似此逐句註字面者不可具數詩話所引正等如以註爲非是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此詩本因記老蘇軾句以鳴鶴子和足之而以李謫仙騎鯨自比李雖入翰林因張垚輩譏閒放廢故下云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此猶自道爲謫仙耳下又云家書三萬卷獨取服食訣乃找足老蘇軾句卽從中生出服食

作出世之綰合此乃自蓋其兩事牽合之跡並不重服食訣三字若當眞作求
仙解便誤下又云地行卽空飛何必挾日月乃找足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
二句謂我在泥塗已同謫仙正不必以功名終也若惇京在朝挾其君以縱恣
此皆功名之士所羞況我不爲功名者乎公至海南其言愈隱但此類詩條條
直直久讀自見例不加案語今以詩話亦泥看作道家事又以施查爲譏故詳
論之合註已刪

蘇詩識餘卷一終